









# 佛說阿彌陀經白話淺釋

節要自

聖印法師  
南亭法師

講述資料

養性法師

校定·妙音居士

整理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 佛說阿彌陀經白話淺釋

在淨土三經中第一部叫《阿彌陀經》，「阿彌陀」是一位佛的名字，這是梵文的音譯，若用中文義譯，具有三種意義，就是「無量壽」、「無量光」和「甘露」，因為阿彌陀佛具有無量光明、無量壽命。又凡眾生聞聽了「阿彌陀佛」的名號，就如同渴飲甘露一樣的受益無窮。所謂「甘露」者原是為了諸天不死之藥，味甘如蜜，凡飲了甘露的人，就能命長身安，而且力量很大，身體也能放光。在這裡的「甘露」就是「佛法」的代名詞，就是說：佛法即甘露，甘露即佛法。所以，「佛地論」上說：「如來聖教，於諸外道，一切世間邪教中，最為真實、殊勝、清淨，猶如醍醐，亦如甘露，令得涅槃，永不死故。」由這段論說，就知道佛法即是甘露了。在《無量壽經》卷下也說「猶如大雨，雨甘露法，潤眾生故。」

這更證明佛法即甘露，甘露即佛法了，眾生多貪欲，貪欲能使眾生身焦心躁，聞聽了佛法，就如同飲了甘露似地清涼、快樂無比。

學佛有許多的法門，依習慣說八萬四千法。有這麼多法門，有點使初學的

人眼花撩亂，不知從何學起，釋迦牟尼佛慈悲，他深深知道眾生的困難，所以特別說了這部《阿彌陀經》。這部《阿彌陀經》是指示在這宇宙間有一個淨土，名為「西方極樂世界」。

所謂「淨土」者，是那個世界沒有苦、沒有惡、也沒有污穢，只有快樂、清淨、善行。因為如此，所以學佛的人都希望在這一期的生命結束之後，在臨命終的一剎那間，能往生到西方淨土的極樂世界去。

要往生到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去，也不是說去就能去，也不是人人可以去的，而是要有一定的條件。不過，條件非常簡單，就是誠心誦念「南無阿彌陀佛」或「阿彌陀佛」，持續不斷天天念、時時念，念至一心不亂，善業功德成就的時候，在臨命終時，就一定能往生西方淨土極樂世界。

念佛的方法，有的人行「口念」、有的人行「心念」、有的人行「心口俱念」。念佛的功德，口念者不如心念，若能心口俱念者，功德更大，因為心口俱念能自利利他，因為有些人聽到你那虔誠的念佛聲，心內非常清涼，不知不覺間也隨同您念起佛來了。如果大聲念佛，聲音充滿虛空，普及一切眾生，那就更理想了。（念佛的人，名目上是求生西方，但不要誤會他是等死，西方只



是念佛的人最後一個歸宿。比較一般人糊裏糊塗的生，糊裏糊塗的死，那真是有天地懸遠的距離呢？)

有人或者會質問：「西方淨土的極樂世界，離我們這裡有十萬億佛土之遠，我們雖一心念佛，怎麼能立刻往生到極樂世界去呢？」這個問題是因為還不太明瞭佛法真義的原故。《觀無量壽經》上說：「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只要我們念到三千世界俱無的時候，不但有能力往生極樂世界，還能成就佛道哩！所以古德有說：「十方古今，不離當念；微塵剎土，不隔毫端。」明瞭了這其中的道理，則我們所住的這個娑婆世界與西方淨土的極樂世界，只是相距一毫端之遠而已，「毫端」的距離幾等如零，這麼近的距離還不能往生到那裡去嗎？

關鍵在於念佛的人，有些念佛的人只是行口念，而心裡卻在胡思亂想，一下子想金錢、一下子想名譽、一下子想權勢、一下子又想男女之事，像這樣胡思亂想的人，他的心已被外在的物欲所牽引，變得污濁不清，口內雖在念佛，而心卻與佛越距越遠，我心不能與佛心相感應，既不能與佛相應，又怎能蒙佛的接引往生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呢？

凡是心不清淨的人，就會造身、口、意三業。身所造的業是殺、盜、淫；口造的業是兩舌、惡口、綺語、妄語；意所造的業是貪、瞋、痴。由於這身、口、意三業如此的不清淨，整個心沉緬於聲色貨利之中，是非不分，好醜莫辨，邪知、邪見、顛倒計較，直到臨命終時，都不肯放下，那麼，口內雖不停地念佛，這有什麼用呢？

所以，口念還要心行，心行就是要放下邪知邪見的顛倒計較，更要消除身、口、意所生的十惡業，以一顆完全清淨的心去念佛，才能使我的心與佛心打成一片，才能蒙佛的感應道交。

凡是身、口、意三業不淨，作惡多端的人，是一定要受因果報應的，「佛祖統記」上載有一個故事。唐朝時，有個叫張鍾馗的人，住長安城中，以殺雞鴨鵝之類的眾生販賣為業。因為他一生造了許多的殺業，在他臨命終的時候，看見一位穿紅衣服的人，趕著一大群的雞，由遠而近，來到他的病床前，那穿紅衣服的人命令那群雞說：「啄他！啄他！」那群雞聽了命令，一擁而上，在他全身各處啄咬，尤其是兩隻眼睛被啄得稀爛，鮮血直流，他痛得死去活來，難以忍受。

正在這時候，有位僧人名叫「宏道」的法師經過那兒，聽到張鍾馗痛苦的號叫聲，慈悲之心油然而生，乃進去問明原由後，就勸他的家人為他供奉佛像，同時勸他大聲地念「阿彌陀佛」，兩眼注視佛像，一心想念佛功德，就會減輕痛苦。他的家人按法師的指示，供起佛像，張鍾馗向佛合十，一心念佛，念到十聲，忽然滿室充滿香氣。張鍾馗告訴在旁的人說：「群雞都走了，阿彌陀佛來接我，我要去了。」說完就端正地坐著往生了。以上的故事，可以證明，一個人只要能反省懺悔，然後一心念佛，就可以將過去所造的惡業消滅，便能蒙佛接引，往生極樂世界。

隋朝時代的天台智者大師，本來是修禪而且是很有成就的一位大禪師，可是到了晚年卻歸入淨土，當他重病的時候，仿佛右脇西方而臥，他的口中只念「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並唱《法華經》和《無量壽經》，他的弟子智朗問他說：「不知道師父在此處滅了以後，生到什麼地方去？」大師說：「你為什麼要問我生到那裡去呢？我現在看到有許多位師友和觀世音菩薩侍從在我身邊，他們是要來迎接我往生極樂世界去的。」

他說這些話的意思，是有點責備弟子智朗還不明白他在淨土方面的成就，所以告訴智朗，他肯定往生西方淨土。

其他如宋朝的永明延壽禪師，明朝蓮池、蕩益大師、清朝徹悟禪師等諸位大德，在過去都是修禪門而各有所專持的經典，但最後都歸入淨土法門，以念佛為功課，成就德業，祈求往生淨土。為什麼這些大有成就的大德們最後都要歸入淨土呢？這是因為修禪門或其他法門，能不能一生成就佛道，是沒有把握的。所修的道業難作依賴，若一不小心，還會出毛病，所以他們最後都歸信了淨土，修淨土的人只要信、願、行三力具足，誠心念佛，發願往生，最後一定如願以償，絕對不會失誤。所以淨土法門就是成佛最直捷最可靠的法門。

或者有人會問：這些這麼偉大的大德們，善根功德很高，往生淨土；而一些原來作惡多端的人，只是在臨命終時誠心念佛十聲，一心不亂，也能往生淨土，這不是有點不公平嗎？這在《無量壽經》上有交待，往生淨土的人，有胎生、化生的分別。慈氏菩薩曾請問佛陀：「何因何緣，彼國人民，胎生化生？」佛陀告訴慈氏菩薩：「若有眾生，以疑惑心，修諸功德，願生彼國，不了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稱智，大乘廣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於此諸智，疑惑不信，

然猶信罪福，修習善本，願生其國，此諸眾生，生彼宮殿，壽五百歲，常不見佛，不聞經法，不見菩薩聲聞聖眾，故於彼國謂之胎生。」依這段經文說來，凡是在這娑婆世界修學佛法善根功德高的，是屬化生，他們化生以後，立刻能見佛相、聞經法、見菩薩聲聞聖眾。所以還是有分別的。後來的天台宗依《無量壽經》的經義，將西方淨土分類為四土。那就是：

一者、凡聖同居土：就是人、天、凡夫及聲聞緣覺等聖者同居的處所。

二者、方便有餘土：就是斷除了見思、煩惱，出離三界生死之人所生的處所。

三者、實報無障礙土：凡入方便的人，證得了空理、色、心不相妨礙者所生的處所。

四者、常寂光土：凡是證得一切諸相永寂，般若智慧光明及常有法身本在常住之體者所生的處所。以上的這四種分別法，說起來有點繁瑣，但是有促使修淨土的人精進的作用。那一個人不願往生較高的處所呢？大家都希望化生，都希望生到常寂光土，自然會努力念佛，成就更多的福德因緣。

明朝有位袁中道居士，自己記述了一個夢遊淨土的故事。時間是在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十月十五日。當他晚課燒香拜佛完畢，就結跏趺坐，覺得身心清淨寧爽，因此很快地入於禪瞑狀態。

他覺得神識出竅，住於房屋頂上，那時月正當空，夜色皎潔。不覺騰空而起，飄然如鳥飛一樣，此時薄雲中有二個孩童呼喚他，其中一人說：「你可以跟我們來！」在冥冥中跟著往西方行去，向下俯視，看見山澤平原，形似墳堆杯水；城邑村落，如同蜂窠蟻穴。只要往下低飛，就覺得穢氣沖人，於是他努力向上騰空飛去。

不久，兩孩童猛然向下降落至於地面，他也隨同降了下去。看見那裡的牆垣、街道，其整齊有如繩墨似的平直。地土都是琉璃所成，光潔耀眼，沿路有渠，渠道都是用寶石砌成的，寬達十餘丈，渠中有五色蓮花，芬芳撲鼻，渠畔有樹，枝葉繁茂，發光耀目。並有翠鳥和鳴，演暢佛法。渠上有金橋間隔，欄楯圍繞。

地面上有許多行樹，樹蔭之內有樓閣隱約可見。華麗整齊無比。樓中有人，大家都眉目清秀，相好光鮮，宛如天仙一般，大家對他都示笑意，表示歡迎。

兩童子行走很快，他後追不及，就大聲地呼喚，請他們在金橋處等一等，兩童子聽了放慢了腳步，他追上以後，三人依靠在諸寶所成的欄楯旁休息。於是袁中道居士就向二童子作揖，並問他們是什麼人？這裡又是什麼地方？那兩位童子告訴他：「我們是靈和先生的侍者，靈和先生有話要對你說。」袁居士問他們：「靈和先生是什麼人呢？」

「就是你次兄宏道先生呀！相見時你就知道了。我們快點去吧！」三人往前行走，來到一處有樹林的地方，樹約有千多株，葉子都呈翠羽狀。花是金瓣，樹下則有池水在流動著，汨汨有聲。池上有樓閣，一童子由樓閣的白玉屏風邊進去了。另一童子則引導他經過二十餘重的樓閣，都是金色耀眼奪目，靈華異草，枝葉茂盛，拂過檐楹。

他們去到一座樓下，看見有個人下樓，前來迎接，神情頗似其兄宏道，但容顏如玉，所穿的衣服，如同雲霞似的潔淨，身長丈餘，威儀具足。他見袁中道居士，喜悅地說：「兄弟光臨，幸甚！幸甚！」說完就攜著袁中道居士的手上樓，樓上有四五位天人在座，大家見過面以後，宏道先生告訴袁中道居士說：

「此處是西方邊地，凡是信解尚未成就、戒寶未成全者，多生在此處。上方有化佛樓台，前面有大池，約一百由旬大。池中有奇妙蓮華，眾生入于蓮苞之中，胎生以後散處各樓閣中，與有緣的淨友相聚，這裡沒有淫聲美色的誘惑，大家都一心修道精進，易於成就。滿五百歲以後，就可以見佛、菩薩等聖眾，並聞聽經法了。」袁中道居士聽其兄宏道先生介紹以後，心內在想：像這樣莊嚴的勝地，還只能算是邊地，若能看到佛、菩薩所居的淨土，其莊嚴殊勝，就更不可想像了。於是袁中道居士問其兄說：「您住在何處？」宏道說：「我的淨願雖然很深，但功德不夠，初往生時即生此地，但不久就要於淨土內居住了，這只因為我過去修學佛理雖很深，但持戒則不嚴，所以只能在這個邊地中居住，還不能如菩薩一樣上升虛空寶閣之上。我還得在這兒進修甚多時日。幸虧我宿世的智慧尚稱猛利，曾經寫過一本《西方論》，讚嘆過如來不可思議的度生功德，所以感得飛行自在神力，能遊諸佛剎土，聽聞諸佛說法，這算是我的殊勝因緣了。」說罷，就拉著袁中道居士的手，冉冉上升，倏忽之間，已飛勝千里之外，下降到一個地方，沒有日月，也沒有晝夜。但卻有光明照耀，無有障蔽。淨瑠璃鋪地，上下透明，用黃金繩以為界畔，區域分明。



那裡有栴檀吉祥樹，一行一行地排列整齊，莖莖相對，葉有數萬層，葉間生出妙華，呈現奇異寶色。樹下有七寶池，池水微波蕩漾，發出無量妙音，池以金沙鋪底，池中有諸寶蓮華，蓮葉成五色光明。池樹之上，隱隱出現高樓迴廊，傍有閣道，屋宇排列整齊，門窗兩相開啟，階台廊柱，一一俱備。其中並有無量樂器，演出法音。因樓閣懸在虛空之中，下面似有雲氣浮現其間，美不可言。宏道說：「這裡是地居聖眾所住的地方，再過去便是法身大士的住處了。那裡的美妙，又比這裡殊勝千萬倍。聖眾的神道也更不可思議。我雖然以智慧神通，能遨遊此地，但不能入其中。再過大士所居之處，便是十地等覺菩薩居住的地方，那地方我不曾去過，如何殊勝，不知其詳。再過等覺處，便是妙覺所居之地，那地方只有佛才知道。」

宏道告知了這些以後，又領袁居士到了一處地方，那裡沒有牆垣，只有樓閣欄楯，院落中非常光明，不知道是什麼寶物造成的，其中只看到黃金，白玉都成土黃色，他們就坐在樓下少憩，宏道又說：「我真沒想到淨土中有這許多樂趣，假使我前生能嚴守戒律，往生到這裡就不止現在的階位，凡是能以至誠

心、深心，迴向發願心念佛，而又能嚴守戒律的話，一定是上品上生，所以持戒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只修乘而不修戒的人，因業力牽引，必然會要墮落的。弟弟！你的般若智慧很深，可惜戒定之力太少。若只修智慧而不修戒定，可能成為狂慧，將來仍歸於五濁惡世。你應當趁著身強力壯之時，戒、定、慧實修實悟，精進不已，多行布施，悲憫眾生，不久我們兄弟自然能在此相會。如果一入他途，就相見無日了。如果你萬一不能得戒，就遵照龍樹菩薩所示的六齋法，就是每月吃齋六天，並淨心息慾，繼續不斷修行，也是有功效的。但絕對要戒殺，這一戒是不可犯。你回去以後可以告訴修淨土的道友們：凡是天天貪圖口味而殺生的人，是不可能往生淨土的。我與你二人從空王劫時起，便世世成為兄弟，乃至輪迴六道，我二人也常在一起。現在我已生善地，為了怕你墮落，所以用神通方便之力，攝你的神識來到此地。現在要看的，我已帶領你看過了，要說的我也說過了。這淨土與你所居的穢土相距十萬億佛土，此處不能久留，應該回去了。」袁中道居士，請問宏道：「那麼大哥宗道，現在生於何處呢？」宏道說：「他的生處很好，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說完，他忽然凌雲飛去，袁中道居士正要起步回身，便覺得自己往下墜落，於是由驚嚇而醒了。

過來，通身大汗淋漓，此時殘燈仍然照耀，窗外月仍明亮，但已近天亮前的四鼓時分了。

袁中道居士便將他神遊淨土的故事，詳實地記了下來。他所記的與淨土三經內所說的很吻合。他的二兄長袁宏道字名中郎，因篤信佛教，所以號石頭居士。他們的大哥名宗道，字伯修，也篤信佛教，號香光居士，中道排行第三，字小修，篤信佛教，號上生居士，可以算得上一門三傑。

他們三人都有文名，萬曆年間，先後中進士。宏道曾做過縣知事，後辭官居家，專修淨土念佛，但後來又被朝廷徵召，作稽勳司郎中，就是現在的銓敘部長，後因病告歸，死在荊州的僧寺內。中道也做過官，升為郎中，後告老還鄉，每日誦經念佛，因為用心很誠，所以能神遊淨土。這個故事等於給修淨土的行者作了一次見證，證明淨土的真實性，也證明凡念佛能一心不亂，福德因緣成就的話，是一定會往生極樂世界的。

有人或許會質疑地說：「修淨土的人，應該留在娑婆世界，繼續不斷地救渡這裡的苦難眾生，不應該只求往生西方淨土。若大家一心只求往生淨土，這

不是沒有慈悲心而太自私了嗎？」

這個疑問或許不少人會有的。現在我向各位解釋一下：修淨土的人，都是大乘行者，也都是菩薩行者，當他們發願修淨土的時候，一面自修，也一面勸別人修，這就是在做自度、度人的慈悲行願了。但是在這穢土中修淨土，所受的阻礙很多，發揮自度、度他的力量不大，所以他必須往生西方淨土中那清淨的世界去深造，以期很快地成就菩薩道，再倒駕慈航來此世界度脫眾生，那時的力量就很大了。在此我想舉一個譬喻：例如在國內各大學畢業的學生們，他們都有一顆貢獻社會的心，希望自己求得更深厚的學識，用來貢獻社會、人群，但國內的設備不夠，學習環境不良，很不容易成就更大的學問，所以有許多學子們都急急要到美國去留學，學成以後就有高深的學問，作更大的貢獻了。他們去美國留學，不完全是自私行為，而是各有很大的抱負在心頭。

大乘的菩薩正是如此，在這裡修，大多是初發心菩薩，難以悟得無生法忍。若是往生西方淨土，就很快地證得無生法忍，成為具有神通變化之力的大菩薩，那時候，他們會以帝王、大臣、長者、僧尼、居士，甚至鬼神、畜生之身來到這世界，方便度眾生，這在《法華經》第二十五的「普門品」中有詳細的說明。

所以說，一個初入佛道，初修菩薩行的人，自救的能力尚且有限，度他的能力就更薄弱了。《大智度論》中有說：「具縛凡夫，有大悲心，願生濁世，救苦眾生者，無有是處。」這就證明處于五濁惡世中的眾生，受聲、色、貨、利的糾纏，煩惱特重，自度、度他，真是困難重重，所以必須要從五濁惡世中先求得解脫，在此惡世解脫以後升入天界去享樂還不行，因為升入天界不是究竟法，必須要往生到極樂世界去，在那世界中成就自己的菩薩道，證得了無生法忍，具有了如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那樣的神通妙力，再來到這五濁惡世中度脫眾生，這才是學佛的人，一條應該走的路。學佛的人，最好在一面念佛的時候，一面去聽講阿彌陀經，或者自己讀誦阿彌陀經，知道了阿彌陀經的真義以後，才能增強自己的信心，才能發願往生極樂世界，也才能認真地一心念佛。

喜馬拉雅山南麓，靠近羅希尼河一帶的地方，有一個很富裕的國家，名叫迦毗羅衛國，國王淨飯王，姓瞿曇，是釋迦族的後裔，他繼承了綿延世代的純正血統，勤政愛民，英勇能幹，所以深為全國百姓的愛戴。

王后摩耶夫人是屬於釋迦族另一分支拘利族的公主，也就是天臂城城主善覺王的妹妹，算來還是淨飯王遠房的親戚。

淨飯王和摩耶夫人結婚好多年，都沒有生下一男半女，有一天晚上摩耶夫人夢見一頭六牙白象在臥舖旁向右繞了三匝，從右脇進入體內，而懷了孕。在接近生產那個月，王后依照當時印度的習俗，回天臂城娘家去待產，途中在藍毗尼園休息。

藍毗尼園位於迦毗羅衛城和天臂城交界的地方，園中遍植沙羅樹。這時正值初夏，沙羅樹滿樹盛開著花，花叢間有五色蜜蜂和各種禽鳥飛翔著，並時時發出美妙的聲音，整個花園美得就像帝釋天王的遊苑一樣。王后因此決定在第二天的清晨，前往沙羅樹林中去觀賞。

日出時分，王后漫步到一棵蓊鬱蔥蘢的沙羅樹之下，看著一枝滿綴花朵的樹枝，竟情不自禁的舉起右手想去攀觸它，不料樹枝就像蘆葦遇到熱氣一般，自動的垂入她的手中。就在這一剎那間，王子從王后的右脇出生了。

王子出生後，突然有兩股清水，一溫一清涼從空中洒下，使王子和摩耶夫人增加了不少氣力。之後，王子從嫫女的手中下來，立在地上，觀望了上下四

方，然後行走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是周朝的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初八。

當時有位仙人名叫阿私陀，正在雪山修行。他已得八定，能知過去四十劫和未來四十劫之間的一切事情。四月八日那天，他發現迦毗羅衛城的空中，有吉瑞之象，於是便到城裡來，要求謁見太子。阿私陀仙人以神通觀察之後，不禁露出歡喜的微笑，但隨後卻又哭泣了。他說：「太子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的大丈夫相，將來必定能成佛，成為人天的教主。但是我將在他未成佛之前死亡，轉生在無色界天，任憑百佛千佛出世，我都無緣見到。這真是我莫大的損失啊！」仙人說完，立即俯下身去，對王子禮拜。

王子出生後第五天，淨飯王為王子舉行命名的儀式。會中請了一百零八位精通三吠陀的學者。最後由大家共同選定悉達多為王子的名字。學者之中，有八位精通六分吠陀，擅長觀相之人，這次看到王子的德相，有七人一致伸出兩支手指頭，作兩種預言說：「有這種大人相的人，假使繼承王位，將成為統治四大部洲的轉輪聖王；假使出家修道，將成為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但是其

中有一位青年學者，名叫憍陳如，卻只伸出一個手指頭，作堅定預言說：「王子長大之後，絕對不會留在家裡，他將來一定是個破除煩惱蓋障的佛。」

淨飯王聽了這些預言非常高興，可是後來卻越想擔憂，唯恐王子長大之後離家而去，於是問學者們說：「我兒子會見到什麼而想出家呢？」學者們答道：「四種徵兆。」又問：「那四種徵兆？」回：「一個老人，一個病人，一個死人，和一個出家人。」淨飯王聽了，立刻下令道：「從今以後，不准這四種人在王子面前出現。我的王子不須成佛，他應該像其他的人一樣，娶妻生子，我要親眼見到他繼承我的王位，統治國家。」

王子出生後第七天，摩耶夫人不幸去世，王子由他姨母摩訶波闍提撫養。王子從七歲起就開始接受文武教育。父王為他聘請各種名師，進宮教他讀書，射箭等等技藝。有一年春天耕耘祭時，王子隨著父王到各處田園巡視，看見農夫在耕田犁土，有一隻小鳥啄走犁尖所掘出來的小蟲，王子喃喃自語說：「可憐啊！生物如此的互相殘殺。」於是偷偷的離開人群，獨自坐在樹底下沉思起來。

王子誕生後不久就失去母親，現在又目睹生物互相殘殺的情形，在他幼子



的心靈上，早已刻下了人生苦惱的傷痕。這個傷痕就像刻在小樹之上一樣，隨著小樹的成長而日益擴大。淨飯王知道王子有了修道的思想，為之憂慮不已，此時又想起從前仙人和學者們的預言，更加惶恐與不安。於是想盡了各種辦法要使王子快樂起來，但是都沒有效果，後來淨飯王終於接受群臣的建議，決定為王子迎娶耶輸陀羅為妃。

淨飯王為了不使王子生起出家之心，特別下了一道命令，不許任何人在王子面前提到老、病、死等人生憂悲苦惱之事，服侍王子的人，要日以繼夜的表演各種清歌曼舞，也不許現出辛苦疲倦的樣子。

此外又在宮殿四周建造圍牆，裏面除了青春美貌的女子之外，其他的人一概不准進入，即使裡面有人無意中受點小傷，也要立刻抬出去，不到復原不許回來。淨飯王雖然把世間所有痛苦的情形，都阻隔在王子的生活圈子之外，但是王子並不快樂。有一天，王子忽然向淨飯王提出想出城遊園林的要求，淨飯王雖然心懷憂慮，但由於愛子心切，還是很快的答應了，大王立刻下令在王子出城的那天，凡是所要經過的街道，家家都要清洗打掃，街道散鮮花，窗門結

綵纓，務必使人看了覺得新鮮美麗。又禁止工人在路上工作，窮人、盲人、病人、老人那天都不許外出，直到王子通過時為止。

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後，王子才乘著華麗的吉祥車子，從宮門出發。這時淨居天子知道王子出家的時機快到了，為了讓此因緣成熟，於是幻化成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彎著腰駝著背，手拄著拐杖，在馬路上顫動行走，老人之忽然出現，驚動了很多人，大家雖想驅走他，但已來不及了，王子看到如此怪異的老人，問駕車的車匿說：「車匿，這人怎麼了，為什麼他的頭髮特別白，跟我們的不一樣？為什麼他的背脊那麼彎曲，不能伸直呢？他的身體為什麼不停的顫抖？牙齒又在那裡呢？車匿！他是不是生下來就這樣？」車匿回答說：「王子啊！這叫老人。他不是生下來就這樣，他跟所有的人一樣，都曾有過強壯結實的身體，烏黑的頭髮，明亮的眼睛，整齊的牙齒。但在世界上生存久了，就慢慢變成這樣。」王子又問道：「車匿，你是說全世界的人，只要生存久了都會變成這樣，那我呢？我的父王、我的妻子，是不是也一樣會衰老、駝背、顫抖、髮白、齒落？」車匿說：「王子啊！的確是像你所說的這樣，老是沒有人能避免的。不論是富人、窮人、有權力的人、沒有權力的人、尊貴的人、卑賤的人

都完全一樣。人一生下來，是註定要老的。」悉達多王子聽了非常傷心，立刻命令車匿駕車回宮。

王子回宮之後，淨飯王馬上召見車匿，垂問今天王子的心情是否快樂。當國王知道路上所發生的一切，非常擔憂，心中想著：「不能讓王子捨棄王位，不能讓王子離家出家，不能讓占相學者的預言成為事實。」因此他又命令屬下尋求各種方法，以供王子享樂。過了不久，王子再度乘吉祥車，出宮遊園林。淨居天子立刻化成病人，躺在王子經過的路旁呻吟，並一再以極微弱的聲音哀求別人幫助他。病人的身體已被病魔折磨不成人形了，又因痛苦而扭成一團，掙扎不息。王子瞧見了，立即下車扶著他，問車匿說：「車匿！這人怎麼了，他的眼神怎麼跟一般人不一樣？他的呼吸為什麼這樣微弱？皮膚為什麼又是呈黑紫色的呢？」「王子啊！這是病人，你趕快離開他吧！他現在全身正佈滿了病毒，內臟開始腐敗，到最後連他的呼吸也會停止。如果你太靠近他，他的病毒會傳染給你，到時你也會像他一樣。」「車匿！世上除了這種病以外，還有其他的病嗎？」「有的，病有很多種，但不管得的是那一種病，都是痛苦的。」

「王子啊！世人生病是很平常的事。雖然有很多醫生正努力尋找克服病菌的方法，但是卻沒有人能真正遏止病的發生。這個病即使治好了，什麼時候還會再生病，任誰也無法預料。因為世人隨時隨地都會生病的。」

「真的嗎？是不是包括父王，還有我在內？」

「王子啊！有身則有病，生病是不分貴賤、男女、老少的。」王子聽了，悵然不悅，想著：「如果是這樣，那麼人類活在世上就只有痛苦和恐怖了，因為沒有人知道，今晚睡下之後，明天會不會變成像這個病人一樣。」於是心中對於世間之眷戀，頓然棄捨。

此後有一天，悉達多王子又在遊園林的路上，看到了天人幻化的死人。死人躺在擔架上，前後有雜色繒幡導引，後面跟著一群人，悲號哭泣著。出了城外，死人被放在一堆木柴上，然後點燃了火，熊熊地燃燒起來。王子看了很驚訝，以震顫的聲音問道：「車匿！為什麼那人靜靜的睡著，讓別人燃燒他呢？為什麼旁邊的人放聲哭泣而不去搶救他呢？」

「王子啊！那人已死了。他雖然有腳，但不能再走路，雖然有眼，但不能再看到東西。他對一切事物，已不再有知覺了。不論是熱、是冷、是火、是雪

他完全失去了知覺。他已死了，目前屍蟲已漫布在他的全身，啃食他的肉體，若不燒掉他，臭味將會散布在整個空氣中，他從此不再回來了，他的親戚朋友們正為此而傷心呢？」

「車匿！這就是死嗎？我是國王的兒子，也會像這名男子一樣要死嗎？我的父王，耶輸陀羅，以及我所認識的人，都會被放在木柴上燒掉嗎？」

「王子啊！人既有生，就一定會死，任何人都無法防備和逃避的。」王子聽了非常傷心，遂默默不再說話了，他想：「這真是太可怕了，世上的人，除了會老會病之外，總有一天，還得要死，而卻沒一點方法可以防備。這些老、病、死的問題，我必須想出解決的辦法才行。只要我找到了方法，父王、耶輸陀羅，以及全世界的人，就不必籠罩在老、病、死的恐怖之中了。」又有一次，王子在園林中散步時，忽然見到天人幻化的出家人，披著黃色的袈裟，捧著鉢，正安詳的從前面走過。從他寂靜的外表，王子猜想他內心必定充滿了快樂與寧靜。於是問車匿道：「車匿！這是什麼人哪？」

「王子啊！這位是出家人。」王子一聽出家人這三個字，心中自然升起既

恭敬又歡喜的微妙感受，遂立刻吩咐車匿驅車走向出家人。王子下車合掌向出家人問道：

「仁者，你剃除鬚髮，穿著袈裟衣，毅然捨離家庭，目的何在呢？」

「王子啊！我之所以出家，目的在捨離世間之恩愛，並收攝六根，不受五欲，慈心對待一切眾生，以求解脫世間之痛苦啦！」悉達多王子聽了很高興的讚嘆道：

「善哉！善哉！世間唯有此道最為尊勝。」悉達多王子自從見到出家人以後，整天都很快樂的靜坐在園林裡，心中始終縈繞著出家的念頭。

有一天淨飯王遂通令全國，尋找出最聰明又美麗的女子，住在王子的寢宮裡，日夜為王子表演各種美妙的歌舞，希望能博得王子的歡悅。當天夜裡，又有許多天女般的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手執種種樂器，圍繞著王子歌舞起來。但是這時王子的心，早已脫離五欲的煩惱，對於歌舞毫不感興趣，不一會兒就睡著了。這些唱歌和跳舞的女子看到王子睡了，也紛紛放下手中的樂器，各自躺在地板上休息。過了一會兒，王子醒了。他盤足坐在榻上，看見這些女子因睡著而露出的種種醜態，有的口中流著口水沾污了肢體，有的咬牙作聲像是瞋

恨的鬼魅，有的發出鼾聲，有的說著囈語，有的張著大口，有的把衣服敞開著，一一現出令人討厭作嘔的樣子。王子很驚訝，這些平日美如天仙的女子，怎麼會變得如此的討厭可怕，突然間，他覺得這座華麗的寢宮，宛如一座縱橫狼籍攤著死屍的墓地，三界就像煉獄一樣，沒有一處安樂的地方。於是喊了一聲「世間真是禍患啊！」而決定今夜就離宮出家。

深夜時分，悉達多王子騎在有靈知的犍陟馬上，帶著車匿，悄悄離城。悉達多王子騎著犍陟馬，於黎明時分到達阿奴摩河的岸邊。王子立於銀光一片的沙灘上，問車匿道：「車匿！這條河叫什麼名字？」

「王子啊！這是阿奴摩河。」王子心想，這是出家的好緣起，於是右手執刀，左手拉起頭巾和髮髻，毫不猶豫的一併切斷，然後放下貴重的衣服，換上僧衣，手上捧著鉢，沿途乞食到南方去了。然後進了王舍城，王舍城的國王也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刻派人跟蹤王子，並調查他的來歷。最後得知這個出家人乃是迦毗羅衛國的太子，他為了解脫世間之種種痛苦，不久前才捨棄王位出家修梵行的。頻婆娑羅王非常欽佩王子偉大的行為，於是請求王子在王舍城住下

來，以便長期供養王子珍貴的食物。但王子婉拒了這項請求說：「大王！我對於物質無所希求，我是為求最上菩提而出家的，所以在我未達到目的之前，我不能長住在一個地方。」頻婆娑羅王最後與王子相約，請求王子成佛之後，先來他的國度，教化他和他的人民。

悉達多離開王舍城後，遇到了當時印度最有名的阿羅藍和優頭藍伽兩位仙人，王子先後跟他們學習解脫生死的方法，經過兩位仙人的指點，王子的學識雖然很快就達到了和兩位仙人相等的地步，並能進入無所有處定和非想非非想處定（世間最高層次的禪定），但是橫互在心中的生死問題，卻仍然無法得到解決，因此他知道只一味修持禪定，而沒真實義的智慧，絕不是菩提之道。遂決定不再往各處去求知，只想單獨運用自己的智慧作大精進，以尋找脫離生死的真理。

三千多年前的印度和現在一樣，有很多外道出家人，認為只要以種種方法使身體受苦，死後就會升天得到永久的快樂，因此山林曠野間，到處充滿著修這種苦行的出家人。像有的人以一隻腳站立著，有的人以雙腳倒掛在樹上，有的人把頭埋在土裡，有的人躺在插滿芒刺或鐵釘的木板上，有的人則幾乎不吃



東西等等。

悉達多王子也試驗過許多種苦行的方法，希望藉此得到開悟，歷時六年，每日只食一頓麻、一頓麥，令到身體羸瘦，精神委頓，後來他覺悟到苦行不是解脫生死的真因，要從不太苦也不太樂的中道去發掘真理才對，於是他入河中沐浴，洗去塵垢，上岸後，因身體太虛弱而暈倒下去，完全失去了知覺，這時剛好有一位牧羊女經過，立即擠出羊奶給王子喝，悉達多太子恢復了體力，在摩竭陀國菩提加雅的菩提樹下，接受吉祥刈草夫的吉祥草，舖在他坐的位子上，並且發誓說：「我若不成正覺，就不離開此座。」

魔王波旬派遣他的三名女兒到王子面前，以三十二種媚態，作親暱狀，欲壞王子之道心，但是王子的心，就像湛然不動的清水一般，絲毫不為所動。魔王又打發魔兵將王子團團圍住，吶喊之聲隆隆不絕，幾乎可以使大地震裂。這時王子的心早已遠離煩惱，對於大敵當前，能不驚不怖，寂然入於慈心三昧。魔王接著又使出降大雨、下巖石、噴火吐煙、飛砂走石、雷雨交加、天昏地暗、天雨各式兵器等猛烈攻勢，但都未能將王子嚇跑。這些兵器接近王子身邊時，

反而變成了朵朵鮮花，飄落在王子的身上，所有凶惡詛咒之聲，也頓時化為讚頌之歌。魔王此時又急又生氣，遂將隨身攜帶之輪盤，向王子身上擲來，口中還大喊著：「要你從座位上逃開！」此輪盤平日具有無比的威力，就是鋼鐵般的大柱，也會被擊得粉碎，但此輪盤到達王子的頭頂上時，卻化為一輪無比莊嚴的寶蓋，停住在空中。魔王及魔軍見了，傲慢之心一時盡摧，紛紛向四方逃散。

是年十二月初八日的黎明，大地寂靜無聲，晨風淡淡地吹著，悉達多王子仰望，一顆明星，光芒四射，好像對他啟示，忽然他心靈流露出智慧，他記憶過去的事情，預知未來的事情，明白現在的一切。他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悉達多王子成道了，他是天上、人間的導師。他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世人稱為釋迦牟尼佛，亦稱做釋迦牟尼世尊，也稱佛陀。釋迦是他的姓氏，牟尼是他的名號，意義是仁慈、寂滅。佛是大覺悟的聖人。

說

就是言說。

## 阿彌陀

阿彌陀佛也是一尊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他從前發心修行的時候，也是一個國王，他父親的名號叫月上轉輪王，母親名號叫殊勝妙顏夫人。在那個時候，他的國裏出了一尊佛名號叫世自在王佛，他聽了佛說的法，覺得學佛法有種種的好處，在世界上做人有種種的苦惱，所以就拋棄了王位，出家修行，法名叫法藏，並且又立了重誓，情願修成佛，現出一個很清淨的世界來，好讓眾生都投生到那裡去，享受種種的快樂。現在這部經裏所說的西方極樂世界，就是阿彌陀佛經過了好多劫數修福修慧，所成的世界。釋迦牟尼佛的心，慈悲得很，哀憐我們這些人的苦惱，所以特地說一部《阿彌陀經》，把西方極樂世界種種的好處，及教我們修行去極樂世界的最容易、最簡便方法，都在這部阿彌陀經裏，教我們依了這種方法去修，就決定能夠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

###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就是這部阿彌陀經本來是印度文，在從前南北朝的時候，秦國有一位精通經、律、論三藏妙理的大法師，名字叫鳩摩羅什翻譯成中國文的。

鳩摩羅什的先祖，本來是印度人，而且任相國的要職，他的父親鳩摩羅炎，也佩帶過丞相的印綬。然而後來出家為僧。越過葱嶺，到了龜茲的地方，受到龜茲國王的禮敬。因龜茲國王見他器宇不凡，乃強迫他還俗，並將自己的妹妹嫁給鳩摩羅炎為妻。由於國王相逼迫，他無法拒絕，就答應了。結婚以後，妻子耆婆受鳩摩羅炎的影響，專心向佛，修習經典，並且生下兒子鳩摩羅什。不久，鳩摩羅炎就去世了。

鳩摩羅什母子孤單寂寞，他的母親尤感榮華富貴，一如春夢了無痕，如果不及早學修佛法以求解脫，將得不到畢竟的歸宿，於是在鳩摩羅什七歲的那一年，母子二人雙雙出家學道。

鳩摩羅什幼年即聰敏過人，七歲隨其母到佛寺去禮佛，佛座前有一個相當重的大鐵鉢，他看了心裡好奇而又喜歡，走上前去拿鐵鉢一舉就舉起來了。當他舉起鐵鉢的時候，心內在想：「鐵鉢這麼重，我怎麼能舉得起來呢？」心裡

這麼一想，雙手的力量剎那之間消失，那鐵鉢重重地墜落地上，發出鏗鏘的鳴聲，他聽了這聲音，恍然大悟「萬法唯心」的道理。

在印度參訪了許多名師以後，十二歲的那年，當隨同母親回返龜茲時，在月氏國北山，見到一位羅漢，那羅漢向鳩摩羅什注視良久，就對他母親說：「你要好好地看護這小沙彌，如果他在三十五歲前不破戒，便能大興佛法，度無量眾生，成為國師，如果戒行不全，則只不過是一位聰明的法師而已。」

秦國國王姚興就在弘始三年（即西元四〇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隆重禮迎羅什進入長安，由於姚興信仰佛教，熱心於佛法的弘揚，就促請鳩摩羅什開始譯經，羅什在譯經期間，姚興雖貴為國王，但常常親臨譯場，和羅什參究教理，對羅什超人的智慧，極為嘆服。認為他是最優秀的佛種。他擔心這麼優秀的佛種圓寂以後，佛種行將要斷絕了。因為他有這麼一個顧慮，竟異想天開，選了十名美女，強迫羅什接受以留佛種，而且執意甚堅。羅什在這君命難違，又為了不使譯經事業中斷之下，只好接受，因此另外建築了華麗的住宅，供給他居住，然譯經工作並未間斷。但還有一段羅什吞針的說法，就是因為羅什與宮女

同居，引起一般青年僧的誤會，以為戒律可以不守，羅什急了，因為戒律是佛教的基礎，沒有戒律就沒有佛教，這個規定不能不維持。所以羅什有一天，陪著大眾吃飯的時候，他裝了一碗縫衣服的針，一口一口的把他當飯菜吞下去。大眾見到這個奇異的舉動，都驚得目瞪口呆，羅什開示大眾說：你們能這樣，就可以跟我學，而不需要戒律，如果不能的話，應當謹守戒律。這是千古流傳的一段佳話。

羅什將要入滅以前，曾經對佛發願說：「如果我所譯的經論，不違背佛意，則我死以後，肉身焚化後，舌頭不會焦爛。」當他示寂以後，弟子們依佛禮予以荼毘，整個肉身盡化，唯有舌頭不爛。完全如其生前所立的願言。由此可見他譯出的佛典，與佛意是完全相合的。據說羅什法師是七佛譯經之師，足見他所譯的經，至今為人所歡迎的原因。

如是我聞

我阿難親自聽佛是這樣說的。

一時

有一個時候。為什麼不指定是某一年或某一日呢？因為佛說法的地方，有在天上，有在龍宮，有在人間。人間又有幾十個國家，每一個國家的曆法，又不相同，如果實記了，反而顯得亂七八糟。

佛在

佛就是指釋迦牟尼佛。「在」就是在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

「祇」是祇陀太子，「樹」是祇陀太子布施的樹。「給孤獨」是須達多長者的別號，舍衛國的大臣，富僅次於王，樂善好施，以照顧孤兒及老而無子的人，因此大家送給他一個德號叫「給孤獨長者」。因為他的兒子要娶媳婦，要找個門當戶對的女孩，就找到王舍城一個大長者的女兒，那大長者叫珊檀那。須達多為了要替兒子娶太太，就到王舍城，寄宿在珊檀那家裡，睡到半夜看見珊檀那全家都起來，打掃房屋，廚房也忙著準備好吃的菜飯，須達多長者就問

他親家珊瑚檀那，是不是要請國王來為婚姻之事。珊瑚檀那回答：不是，我是為了請佛陀，明天佛陀答應要我來應供。這個須達多善根深厚，聽到佛陀二字生大歡喜，就向珊瑚檀那問：「佛陀是何人？」珊瑚檀那就向他詳細說明，他聽了很感動，很想馬上去見佛陀，那天晚上，精誠所感，佛陀知道須達多敬仰心切，就放大光明照得夜如白晝，須達多以為是天亮了，獨自去竹林精舍，將近精舍，看見佛在外面經行，相好莊嚴，不知禮法，在虛空上的首陀天人，就化作四人到世尊座前頂禮佛及繞佛，須達多長者，也照著這樣做，佛就向他說法，便證得了初果。這時他就發心要為佛陀建造一個精舍，他就在舍衛國城附近尋找適當的地方，結果見「祇園」林木茂密，地點適中，非常適合建精舍，但是這花園是太子的私產，所以他去拜訪祇陀太子，先把佛稱讚一番，然後，把這問題提出來，很婉轉的向太子商議。祇陀太子起初堅執不允，經不起他一再的要求，於是想在金錢上把他難住。因而和他說道：「你既堅持要買我的花園，你能把地面上舖滿了黃金，我就賣給你。」須達多長者，一聽到太子開出價錢來，滿心歡喜，很乾脆的答應太子說：「照辦！照辦！」長者回到家裡，請工人運載黃金舖滿全地面，然後去向太子說：「我已經用黃金舖滿了那塊地，請太子去



看看。」太子走去一看，真的滿園金光閃閃，不禁大吃一驚就說：「我是太子，怎麼可能賣地，這是開玩笑的，何必當成真的呢？」長者就回答說：「君無戲言」，太子就告訴須達多長者說：「土地是賣給你，但土地上的樹木我並沒賣給你呀！現在感念你對佛陀誠敬之心，我願把花樹布施出來，共作功德！」精舍建成，請佛說法，因為是祇陀太子布施的樹，給孤獨長者布施的地，所以將他的名字排在前面，佛陀將它命名「祇樹給孤獨園」。

### 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

比丘是印度文，是出家的男眾，而且已經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上面加一個「大」，可見這些比丘都是道行很高，並不是初出家的人，「僧」字是和合眾，因為出家人都是一些人和合住在一處修行的，所以出家人叫做僧。「俱」字是在一處。整句可解釋：同了出家的一千二百五十人，在一塊兒。皆是大阿羅漢，眾所知識。

上面這千二百五十人，都不是普通的出家人，他們都是已經證到大阿羅漢

果的聖人。他們的名字、人品、道學，都是大眾所知道、所認識的。

◎什麼叫做阿羅漢呢？一者、應供：這是出家的比丘僧，修得了阿羅漢果位者，這是小乘四果位最高的果位，並超出三界。貪、瞋、痴三毒已斷盡無餘，沒有一切惡業，所以才能證得這麼高的果位，應當受到天上人間的供養。二者、無生：比丘奉佛的戒律。勤修梵行，身心清淨，徹底斷除了殺、盜、淫、妄、酒等等的生死根苗，證得阿羅漢以後，不再受生死。三者、殺賊：一切煩惱如同賊一樣，無時無刻不在侵害眾生，而比丘將煩惱一一地斷盡無餘，猶如將侵害其身心的賊殺死，從此身心都得到清淨解脫。「大」：因這千二百五十阿羅漢，皆是群眾中的上首，有輔助釋尊，宏揚教法的功勞，所以稱「大」。

長老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俱絺羅，離婆多，周利槃陀伽，難陀，阿難陀，羅睺羅，憍梵波提，賓頭盧頗羅墜，迦留陀夷，摩訶劫賓那，薄拘羅，阿菟樓駄，如是等諸大弟子。

『長』：字是說道行高。『老』字是說出家的年數多。

「舍利弗」：在佛陀的諸大弟子中，舍利弗長老被尊為「智慧第一」。他出生在婆羅門種姓的家庭，其父名「提舍」是婆羅門教中負有盛名的論師。他的母親姓「舍利」，所以舍利弗長老是以母姓為姓。

「舍利」是梵音，就是印度的鷺鷥鳥。鷺鷥鳥的眼睛很銳利，他的母親的眼睛如鷺鷥鳥似的銳利，所以名為「舍利」。「舍利弗」又名「舍利子」，他的母親在未懷他前，說話的能力很差，在與他的弟弟名絺羅又名長爪梵志辯論的時候，常是她的弟弟獲勝，可是，自從懷了舍利弗以後，言詞忽然變得很敏捷，與她弟弟辯論時，常常獲勝。所以長爪梵志認為姊姊所懷的孩子，將來一定有不平凡的成就。

舍利弗八歲的時候，便已通達四韋陀的一切書籍，他曾與十六國大論師辯論而一一獲勝。少年時，拜婆羅門學者「冊闍耶」為師，並且與目犍連是同學，他的老師逝世以後，就與目犍連在王舍城外的山林中共同修道。

當佛陀的教法傳開以後，舍利弗聽到了佛陀的盛名。有一天，他自山中出遊，中途遇見了佛陀的弟子馬勝比丘，馬勝比丘就是佛陀在鹿野苑初轉法輪時，

首先度脫的五比丘之一。舍利弗見到馬勝比丘威儀超俗，便上前問道：「請問你的師尊是誰？」馬勝比丘謙恭地說：「釋迦牟尼世尊！」舍利弗聽了很歡喜，過去只聞佛陀的盛名，而今看到他的弟子就具有如此地令人欽敬和嚮往的風儀，佛陀本身一定會更令人見了生恭敬之心。於是，又問道：「常聞尊師的盛德，善說妙法，你可否能說一說尊師常說的法呢？」

馬勝比丘遲疑了一下說：「我年紀尚輕，受學日淺，恕我無法宣說如來奧義。」

舍利弗請求道：「請慈悲，略說大要即可。」

馬勝比丘無法再推辭，但佛法無邊，從何說起呢？他想了想，只好將聽自佛陀處的教義擬成為一偈，那偈是『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吾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舍利弗聽了，頓有所悟，他回到山上，將遇見馬勝比丘的經過告訴了目犍連，目犍連聽了這首偈，也覺得是真理，於是二人率領弟子們到了佛陀住處，一同皈依了佛陀。因為舍利弗具有很高的智慧，對佛理所悟甚深，所以被尊為佛弟子中「智慧第一」。

『摩訶目犍連』：「摩訶」是梵文音譯，義譯為「大」。「目犍連」也是梵

文音譯是姓氏。義譯為「采菽氏」。他是舍衛國人，因為他的祖先在山修苦行，采菽為食物，所以就以之為姓。他的名字叫「拘律陀」。也是梵文音譯，義譯則是「無節樹」。因為他父母曾向無節樹祈禱而生他，所以就以之為名。自他歸依佛陀以後，具有很高的道行，因此被尊為「摩訶目犍連」。

目犍連最大的成就，就是感得了很高的神通力，被尊為「神通第一」。他能化大身為小身，曾經降伏毒龍。當釋迦族遭難的時候，他前往營救，以他的鐵鉢裝了五百釋迦族人逃出魔掌，將那五百人舉上梵天。但釋迦族的災難是宿世的因緣，在劫難逃，所以被救的五百釋子都化為膿血。後來，他自己也具有宿世的因緣，竟然被外道以石頭打成肉醬，自己的神通竟然不能逃過因緣劫數，乃先佛陀而入滅，由此可見宿世業力之可怕。

『摩訶迦葉』：「迦葉」是梵音義譯為「龜」，因祖先在水邊修道時，感龜負圖出水，因而以「龜」為姓。尊者本名為「畢鉢羅」是梵音，是一種樹的名稱，他是以樹名為名的，但還有個名字叫「飲光」，這是因為他身上常放光明，能吸收其他的光線，所以名為「飲光」。

他前世是位冶金師，因為曾與一女子共同發心，以黃金裝飾佛像，有這一段善因，所以感得身現黃金色光。他本是摩揭陀國大富長者尼拘律陀之子，由於他看破世情，乃棄家修道，行頭陀的苦行。雖年已老邁，仍然精進不已。所以佛陀讚歎他說：「有頭陀行在，我法將久住。」

有一次，佛在靈山會上手內拿一支花，沒有開口說話，只是向大眾微笑。大家都不知道佛陀是什麼意思，只有大迦葉能知佛心，所以向佛微笑，二人心相印，悟諸法空性實相。所以佛陀便將法傳與大迦葉，這就是後來禪宗所謂「以心傳心，教外別傳」了。他因為一生持苦行，所以被尊為「頭陀第一」。他雖年長於佛陀，但卻後佛入涅槃。當佛陀涅槃以後，他為了佛法的長流不絕，乃邀集上座部的大比丘們集結經、律、論三藏。佛法之所以能流傳至今，我們今天之所以有經可讀、有經可說、有經可聽，應歸功於大迦葉的無量功德。

『摩訶迦旃延』：「迦旃延」是梵文音譯，義譯為「文飾」，尊者善於詞說，長於論義，從他口出的言詞，都具有很高的文采，能令聽者悅服，所以被尊稱為「論義第一」。曾經有外道來向他質問說：「佛法說有地獄，受苦無量，造惡業必受地獄苦，怎不見有人回來哭訴？可見地獄是不存在的！」尊者問：「地

獄如人間牢獄，受刑人被囚禁，能自由進出不？」答：「不能！」尊者說：「那就對了，地獄苦超監獄，何止千萬倍，失去自由，欲訴無門，不是不想回，是不能回！」外道聽了又問：「佛說修善者生天堂，自由自在，快樂無比，為何不見回來報告呢？可見天堂是假的！」尊者說：「天上人間，時間不同，四天王一晝夜，人間五十年，忉利天一日，人間百年，善人生天，喝杯茶，吃餐飯，認識一下環境，想回家報訊，親人的骨頭恐早已「打鼓」了，找不到報喜的對象，而且天福迷人，一享福則迷惑，回來不易啊！況人間濁穢，臭氣沖天，天人避之，唯恐不及，那敢下來！」尊者就是這麼長於詞辯，使許多的外道聽了口服心服。（類似記載，阿含經內很多，可參考）

『摩訶拘絺羅』：「拘絺羅」是梵文音譯，義譯是「大膝」的意思，因為他的膝蓋頭特別大的緣故。他是舍利弗的舅父，原來是婆羅門教徒，喜歡與人辯論。常與舍利弗的母親，就是他的姊姊辯論，每次都是他得勝，佔盡上風，但是他姊姊懷了舍利弗以後，忽然變得伶俐起來，言詞美妙，辯論時，他再也佔不了上風，所以他認為他姊姊懷的必定是位超人。因此，他發憤到南天竺去遊

學，博覽了十八種經典及四韋陀經典，因為一心學道，連修剪指甲的時間都沒有，指甲長得很，所以人家給了他一個別號叫「長爪梵志」。

「長爪梵志」聽說他的外甥舍利弗隨佛出家學道，他心內不服，他認為外甥應該隨他學婆羅門教才對。所以他就去佛陀的住處，見了佛陀，口內叫著佛名「瞿曇」，表情驕傲，要與佛辯論。佛陀知道他皈依的因緣成熟，便對長爪梵志說：「我們兩人辯論，你若辯輸，將如何處斷？」長爪梵志心有把握地說：「我若辯輸，願殺頭以謝！」佛聽了就對他說：「好吧！那末請你提出論題來！」長爪梵志說：「我一切法不受。」佛陀聽了微笑地問他：「你現在說的這句話，是受？是不受？」長爪梵志聽了，無言以對，因為他不能說「不受」，既然不受，不受為什麼能說這話呢？所以只好承認說：「我輸了，請你殺我頭吧！」佛陀聽了說：「我佛法中，只有剃頭，沒有殺頭。」長爪梵志感受到佛陀的慈悲，潤澤了他整個身心，認為佛陀實在是位了不起的聖者，於是皈依了佛陀而出家。精勤學佛，成為大阿羅漢。得四辯才，善解問答，所以被尊為「答問第一」。

『離婆多』：這是梵文音譯，義譯則為「星宿」，是因他父母向星宿祈禱而



生他，所以名為「星宿」。但另外還有一個名字叫「假和合」，取這個名字是有一段因緣的。

在未皈依佛陀前，一天晚上，在一空屋中過夜，見一小鬼背了一個死屍進來放在地上，不久卻又有一個大鬼追了進來，要強奪那個死屍。兩鬼爭執不已。小鬼請星宿作證，證明那個死屍是他先背進來的，星宿當然依他所見，據實地說了幾句實話，這可觸怒那個大鬼。他吃不到死屍肉，就將星宿的手腳拆了下來撕著吃。那小鬼見了，就立刻將死屍的手腳拆下來替星宿補上去。大鬼拆去星宿身上那一部位，小鬼就將死屍同樣部位拆下來替他補好。

第二天早上太陽快出來了，鬼最怕見到太陽的，所以兩個鬼就急忙離開了。星宿看看自己的身體，便產生疑問：「現在的這個身體是我嗎？不對呀！原屬我的部份都被那大鬼拆下吃掉了，那裡還有我；這個身體不是我嗎？卻又不對呀！因為我叫它怎麼動，它就能隨我之意而動。」他滿心的疑惑不解，於是逢人便問：「你看見了我的手足了嗎？」有一位比丘也被他這麼發問，那位比丘認為此人容易度化，於是向他說了二句偈：「本是他遺體，暫假和合用。」星

宿一聽，頓悟人身乃四大假合，實體之我不可得，乃去佛陀處請求出家，所以他的名字又叫「假和合」。他出家以後，都隨順佛法而修，從來不生顛倒想，所以被尊為「無倒錯第一」。

『周利槃陀伽』：這是梵音，義譯為「繼道」，他的哥哥名「周利」，義譯是「大道邊」。原來他們兄弟二人都是他母親在旅行途中所生，所以哥哥取名「大道邊」，而弟弟就取名為「繼道」。長大以後，哥哥周利先隨佛出家，接著周利槃陀伽也出家了。周利槃陀伽生來就很愚鈍，出家多年，對佛所說：「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的半個偈都記不牢，他的哥哥周利常常責備他無知，甚至叫他還俗算了。他心內又焦急、又徬徨，在門外哭泣，不肯離去，世尊知道了，便教他只念「掃帚」二字就可以了。

他起初連「掃帚」兩字都記不住，但由於宿世善根深厚，精進不已。一面拿著掃帚掃地，一面不停地念「掃帚！掃帚！」有一天，忽然想到，掃帚可以掃去地上的污穢，如果心上有把掃帚，自然也可以掃去心上的污穢和身上的污穢，身、心都沒有了污穢，不就是「守口攝意身莫犯」了嗎？這麼一想竟然開悟了，因為他是由行持中開悟的，所以被尊為「義持第一」。

『難陀』：這是梵音，義譯則是「艷喜」，他是佛陀的親弟弟，不過是同父異母，是佛陀姨母波闍提夫人所生，他長大以後，娶了一位美女孫陀羅為妻。他本身也很英俊，具有三十種相好，與佛陀三十二相相差無幾，所以名「艷喜」。他也隨佛陀而出家修道。

當時有個著名的裸形外道，但對佛陀卻很敬仰。有一天在路上偶然遇見了難陀尊者，見難陀尊者容貌莊嚴，自歎地說：「短小比丘舍利弗，尚具有深智博學，使我辯他不過，像這位相貌堂堂的難陀，當然更難辯過他。」由此可見難陀尊者的威儀具足，所以被稱為「儀容第一」。

『阿難陀』：平常略稱為「阿難」，這是梵音，義譯「慶喜」。他是佛陀的堂弟即白飯王的第二子。當佛陀成道之日，舉國歡慶的時候，阿難尊者就出生了，所以取名為「慶喜」。又有一個名字叫「無染」，因他曾隨佛陀入天宮等處說法，心不為天上欲樂染著，所以又名「無染」。

二十歲時，隨佛出家，並作佛陀侍者，以迄佛陀入滅之時止，寸步不離，所以凡佛陀所說的法，他都能記憶著而一字不漏。後來佛陀入滅以後，上座部

佛弟子們結集佛典，都是由阿難尊者結集出來的。又者，佛住世時，姨母波闍提夫人等女人都跟佛陀學法，後來要求出家，佛陀不答應，是阿難尊者在佛陀前作保證，佛陀才答允女人也可以出家。所以今天的比丘尼對阿難尊者更應該恭敬才是。阿難尊者由於聽佛法最多，所以被尊為「多聞第一」。

『羅睺羅』：這是梵音，義譯是「覆障」。他是佛陀未出家前與耶輸陀羅夫人所生的兒子。他的名為什麼叫「覆障」呢？這有三種原因：

第一是障自：就是自己覆障自己，因為他在往世之時曾經塞住老鼠洞六天之久，使閉在洞內的老鼠六天不能出洞，所以感得他在母胎內六年不能出生的果報。

第二是障佛：佛陀十七歲時，因遊觀四門見生老病死，為著自己脫離苦海，也為著救度他人脫離苦海，早已存著出家修行了。父王卻不許他出家，他對父王說：「若我能得到不老、不病、不死這三事，我就不願出家，父王能保證我得到這三事嗎？」

淨飯王聽了很是為難，誰也不能保證誰不老、不病、不死。在莫可奈何的時候，只好說：「你若能替我生一個王孫，我就允許你出家。」據傳說，太子

聽了父親的話，用手指指了一下妻子耶輸陀羅的腹部，默默地祝禱說：「你應該快點懷孕生子。」耶輸陀羅夫人因而一驚，就覺得自己懷孕了，太子才得以如願出家。因佛陀被羅睺羅所障，不能早日出家，所以說他障佛。

關於太子指腹而孕的傳說，有人懷疑，這只能依佛法的唯心說來解釋，佛法中有「一切唯心造」，中國也有「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故事，所以心理作用是很大的。再說三界之中的眾生，懷孕的方式各不相同，如六欲界內的眾生，是必須行淫才可懷孕；而忉利天界內的眾生互相握手就可以懷孕；夜摩天界內的眾生只要相互一笑就可以懷孕。太子當時一念精誠祝禱，深達一切唯心之旨，所以能一指而孕。心理作用力量是很大的，例如趙子昂一心想畫一幅馬圖，竟然自現馬身，這也是心理之所致。

第三障母：羅睺羅尊者在佛陀出家的第六年才出生。淨飯王疑媳婦耶輸陀羅不貞，憤怒異常，想要將她置於死地。耶輸陀羅自信清白，乃想抱著羅睺羅投火自盡。於是向空發誓說：「我若為非不貞，母子都被燒死而無憾。可是若此子真是太子所有，天當護佑我們母子。」說完就抱著羅睺羅向一個大火內跳

去，真的不可思議，當他們跳入大火的時候，火堆竟變為一朵青蓮，更有天人托住耶輸陀羅之身。淨飯大王這才深信不疑。所以說他障母。

羅睺羅很小就隨佛出家，是僧團中第一個小沙彌。他是修密行的，經上有說：「羅睺羅密行，唯佛能知之，餘者不知。」所以被尊為「密行第一」。

「憍梵波提」：這是梵音，義譯為「牛伺」。「伺」就是牛的反芻，就是將吃進肚內的草料，能倒出來再嚼細以後再吞下去的動作，由於他在過去世見一牙齒脫盡的老僧在念佛，他譏笑老僧的樣子如牛吃草，因為這一業力乃招致五百世做牛的苦報。這一世雖回復了人身而且出家證果，但餘報未盡，所以還有倒嚼的習氣，由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對僧寶不敬的業報是很重的。

佛陀慈悲，恐世人看見他那異常的動作而生輕視譏笑，招致其他眾生的造業墮落，所以叫他經常住於天宮，受天人的供養，所以被尊為「天供第一」。

「賓頭盧頗羅墮」：這是梵音，「賓頭盧」是「不動」的意思；「頗羅墮」是「利根」的意思。「利根」是姓，「不動」是名。律藏中載有這麼一則故事：樹提長者，曾以旃檀鉢，放置在高竿頂上，對大眾說：「誰能以神力取下來，我便送給他。」他聽了即顯神通取下了那鉢。乃受到佛陀的呵責，不許他亂顯

神通惑眾，被罰此生不能入涅槃，留下此身應末世受供，使眾生種福田。所以現在若有人設齋供養僧寶時，這位尊者就會在冥中前來受供，令眾生得無盡的福報，所以被尊為「福田第一」。

『加留陀夷』：這是梵音，義譯為「黑光」，因為他身體粗黑而有光。因為他在宿世於佛前燃燈供佛的時候，因為裸著身體，所感得粗黑之報，但因為是燃燈供佛，所以仍感得全身發光的果報。因此凡在佛前燃燈、焚香、禮拜的人，切勿輕浮、草率，必須以恭敬謹慎的態度行之。

尊者身黑有光，夜行不必點燈，人人見了都很驚異，而且很害怕，所以佛陀禁止他夜行，以免眾生看了驚嚇。同時也禁止其他的弟子們也不得夜行，日落前必須歸返住處。他也是佛陀的使者，善於教化眾生，因此被尊為「教化第一」。

『摩訶劫賓那』：這是梵音，義譯為「房宿」，這是二十八星宿中的第四星宿。因為他的母親向這顆星宿祈禱而生他的。所以名之為「房宿」。尊者未出家前，一天於中途遇雨，就寄宿在一個製陶器的窯舍裡，佛陀知道他出家的因

緣成熟，所以當晚也去那窠舍中避雨，在那夜裡，佛就向他說法，他就皈依佛陀而出家。後證羅漢果位，在諸弟子中，有關星宿的知識特別豐富，所以被尊為「知星宿第一」。

『薄拘羅』：這是梵音，義譯為「善容」，尊者相貌端正，因而得名。原來他過去世喜行布施，他曾施捨一個訶黎勒果，就是「天主持來果」，這種水果可以治病，救了一位得病的高僧。所以他感到五不死的果報，五不死是：

第一、尊者初生之時，只是一個肉團，父母以為是怪物，就放在一個煎盤之中用火來煎烤，竟然不死。

第二、父母又將他放在一個湯鍋內來煮，也沒有死。

第三、父母將他放在水中，也淹不死他。

第四、他在水中漂流，被大魚吞入腹中不死。

第五、漁夫釣到大魚，用刀割開魚腹，見到肉團，又用刀剖開肉團又不死，漁夫就將他養大。又尊者往昔嚴持不殺生戒，所以感得九十一劫長壽。這一世，他就長壽一百六十歲，並證得阿羅漢果。為諸弟子中「壽命第一」。

『阿菴樓駄』：又名「阿那律陀」這是梵音，義譯為「無貧」。因為在過去



世發生饑荒時，他曾以自己所吃的稗子飯布施給一位辟支佛，因此感得七生天上為天王，七生人間為人王。並生生世世所求如意，資用充足，乃至九十一劫不受貧窮之苦。所以名之為「無貧」。

但尊者有一個癖病，就是貪睡，每當佛陀說法的時候，他卻昏昏入睡，佛陀曾經呵責他說：「咄！咄！何為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尊者被佛呵斥以後，便發憤圖強，精進不懈，不眠不休，經過七晝夜的苦修，雙目因而失明。佛陀知道以後，特施慈悲教導，令他修「樂見照明金剛三昧」，因而得天眼通，觀大千世界就同手中的菴摩羅果似的清楚。菴摩羅果是梵音，形如蘋果，果性清純，據說有治風溼症的功能。他即得天眼，對大千世界中一切事物實相，都能了然於心，所以被尊為「天眼第一」。

### 如是等諸大弟子

佛陀的大弟子是很多的，不能一一列出來，只能以這十六位為代表，所以用「如是等」。不過各大弟子中，這十六位道業的成就最傑出。各有專精的道業，且能輔助佛陀，為天人師範，負荷起弘化的任務，他們都具有大阿羅漢的

果位，所以被世人尊為十六聖。

并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薩，乾陀訶提菩薩，常精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菩薩。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眾俱。

『并諸菩薩摩訶薩』：「并」和，「諸」許多，「二」字是連接詞，是將上段所列的聲聞眾與本段所列的菩薩眾連接起來。有「和許多」的意思。

「菩薩摩訶薩」：「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義譯為「覺有情」。「摩訶薩」義譯是「大菩薩」的意思。凡是上求佛道下渡眾生的人，都可以稱之為「菩薩」。

『文殊師利法王子』：是梵音，當釋迦牟尼佛在此娑婆世界成佛以後，「文殊師利」為了輔佐他而特以菩薩身示現。實際上他已圓斷見思、塵沙，無明三惑，智證了法身、般若、解脫三德，但即以菩薩身示現，為釋迦牟尼佛侍者。佛陀是法王，文殊菩薩繼承佛法，紹隆佛種，輔佛行化，就如同子繼承父業一樣，所以稱文殊師利為「法王子」。文殊師利菩薩的頭上有五個髮髻，以表大日的五智，他的手中常執著一把很鋒利的劍，以表示智慧，能斬斷一切惡法。

又常坐在獅子背上，這表示他智慧的猛利。他是一位普受佛弟子崇敬的大菩薩。所以列於第一位。

『阿逸多菩薩』：這是梵音，佛教徒都認為他就是「彌勒菩薩」。他現在住兜率天的彌勒內院，在那兒為天人說法。他已成就為補處菩薩，於當來世約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將接釋迦牟尼佛的佛位，為賢劫千佛中的第五佛。那時候彌勒菩薩就會下生人間，在華林園的龍華樹下成就佛道。在那兒只講三次經，要度釋迦牟尼佛正、像、末法時與佛法結緣未得解脫的眾生，就是出家人，受過五戒的，受過三皈依的，然後他就入涅槃了，所以被稱作「龍華三會」。這在「彌勒下生經」及「增壹阿含經」中有詳細的說明。

在梁武帝時有一個傳說，彌勒菩薩曾以傅大士的身份示現，當時的傅大士很受梁武帝的尊敬。在五代的時候，傳說又托於浙江省奉化縣，以布袋和尚示現，他的相貌生得大個子、大肚皮、大耳朵，臉上常露笑容，背上常負一布袋，逢人乞討，不論施主施什麼東西，他都向布袋中一塞。他曾作了一偈：「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奈我何？寬卻肚皮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當他要

臨終時，又說一偈：「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由這首偈中，明明說他自己是彌勒菩薩下生，只是世人有眼不識而已。這麼看來，彌勒菩薩在中國已數度出現，只是我們凡夫俗子，認不出彌勒的真面目而已。

『乾陀訶提菩薩』：是梵音，義譯「香象」或「不休息」。所謂「香象」是指一種青色的大象，身上能放出香氣。這位菩薩的身上也能放出香氣，如同香象一樣，所以名為「香象菩薩」。又說這位菩薩萬行度眾生，歷恆沙劫數而不休息，所以名為「不休息菩薩」。

『常精進菩薩』：在「寶積經」中有這樣的說明：「菩薩觀眾生沉於苦海，隨逐影護，其間一念不捨，不惜身命，勇猛精進，是名常精進菩薩。」這位菩薩不但自身修道精進，而其隨護眾生，竟做到「一念不捨」更是常精進不已，才名為「常精進菩薩」。在佛陀演說《阿彌陀經》的法會上，參與聽法的菩薩一定是很多，本經不能一一列述，只能以這四位菩薩為代表人物而已，這在第一句「並諸菩薩摩訶薩」一語可以體會出來。下文也有「與如是等諸大菩薩」之句，前後兩句都證明聽法的菩薩很多。

『與如是等諸大菩薩』：這句是總結這段經文，意思除了這四位菩薩之外，尚有「諸大菩薩」也在法會中聽法。

『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眾俱』：「釋提桓因」是簡稱，舊譯為「釋迦提桓因陀羅」，新譯為「釋迦提婆因陀羅」，這都是梵音。若義譯「釋迦」譯為「能」；「提婆」譯為「天」；「因陀羅」譯為「主」或「帝」。合起來就是「能天主」或「能天帝」，也就是天主、天帝。但在須彌山山頂上，即是忉利天，也就是三十三天之主。我國稱「玉皇大帝」，也就是基督教所說的「天主」。

他過去是出生在印度摩揭陀國的婆羅門族，名「摩迦」，姓「喬尸迦」。曾與三十二友人發心修建迦葉佛破塔的基地，有此功德，所以生忉利天作天主，另外三十二人為小天王。印度人將「釋提桓因」視為最雄偉的大神。執掌人間的禍福。佛教徒認為他是佛教的護法。當佛陀宣說《阿彌陀經》時，這位天主也參與法會聽佛說法。

『無量諸天大眾俱』：這句話中的「無量諸天」，是指天帝之下的四天王

天。就是東方持國天，南方的增長天，西方的廣目天，北方的多聞天。同時也包括忉利天以上的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自在天等四層天。並且包括色界、無色界的無量諸天，乃至十方諸天等都來與會聽法。釋迦牟尼佛在演說《阿彌陀經》時，有這麼多的聲聞、菩薩、諸天大眾前往聽法，希望修淨土法門而成就佛道。那末，我們只不過凡夫俗子，是惡業未除，善業未修的在纏眾生，當然更應把握每一個聽經、誦經的機緣，發歡喜心前往聽經、誦經，並發下大願往生淨土。若能信、願、行三成就，將來必定往生淨土無疑。「大眾俱」是指天眾以外的人眾，或阿修羅眾，甚至連地獄、餓鬼、畜生的眾生，都在佛光照觸之中。

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

『爾時』：在那個時候。

『佛告舍利弗』：佛告訴長老舍利弗。佛向來說法，都是先有人問了再說的，獨有這部《阿彌陀經》沒有人問，佛陀自己演說的，佛陀為什麼不請而說呢？

這是因為佛陀慈悲，眼看眾生太痛苦，而又根鈍障深，因淨土法門三根普攝，絕待圓融，不可思議，所謂「圓收圓超一切法門」，甚深難信，這樣的法門，佛陀必須找一位智慧很好的人說，因舍利弗乃佛的大弟子，智慧第一，舍利弗如能對淨土起信，則其他眾生也必因而生信，因此佛表面是告舍利弗一人，實則乃為告一切眾生。

『從是西方』：從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向西直去。

『過十萬億佛土』：經過十萬億佛國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另外有個世界，名叫極樂。

『其土有佛，號阿彌陀』：極樂世界有一尊佛，名號叫做阿彌陀佛。

『今現在說法』：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演說《阿彌陀經》的同時，阿彌陀佛也正在西方極樂世界說法。

舍利弗！波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舍利弗呀！那一個國土為什麼要名為極樂呢？是因為那個國土內的眾生，

沒有一切痛苦，只是享受一切的快樂，所以才名曰極樂。

『其國眾生』：除了佛陀、等覺菩薩以及四果阿羅漢的緣覺、聲聞外，其他如天、人、阿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內的有情，都是「眾生數」。眾生必然是流轉生死之中，沒有眾生能夠例外，但是本經中的「其國眾生」，則橫截三界，頓超輪迴，不受多劫流轉生死之苦。這就是本經的不可思議和一般眾生之所以「難信」的地方。

『無有眾苦』：娑婆世界眾生具有「眾苦」，最普通說的，有八種苦，這個世界上的人，無論是富貴可以敵國，權勢傾天下，或是貌似潘安、美如西施都免不了的。

第一種、「生苦」：就是一個人母親肚裡的時候，氣悶得了不得，母親吃些熱的東西下去，就像在火山旁邊一樣熱，母親吃些冷的東西下去，就像在冰山旁一樣冷，母親吃飽了，又像有一座山壓下來一樣的重。等到要生的時候，像是有兩座山把他夾住了，硬在這兩座山中間鑽出來。那些痛苦說不盡，所以小兒生下來，總是哭啊！哭啊！

生下不久，因為各種防疫措施，要被注射許多藥物，那種針刺之苦，難以



忍受而哇哇大哭，哭聲是代表痛苦，笑是代表快樂，娑婆世界初生的嬰兒，除了釋迦牟尼佛沒有哭過以外，其他的人初生之時總是哭而不是笑。所以佛陀說生是苦。

第二種、「老苦」：人到老的時候，苦惱得很，眼睛看不明白，耳朵聽不清楚，牙齒脫落了，咬不動，要到什麼地方玩玩，腳又沒有力，走不動了，冷起來格外怕冷，熱起來格外怕熱，節氣交替的時候，又覺得腰酸背痛，這種苦那裡說得盡呢？

第三種、「病苦」：人在一生中，除了老苦以外，就是病苦，這病苦最能折磨人，俗語說：「好漢最怕病來磨。」無論鐵打的金剛之身，一旦生了病，就一無生氣。病可分為身病與心病兩種，身病是一切官能發生障礙，不論是眼病、耳病、鼻病、口腔病、四肢病、腹腔病，都痛苦得很，有些小病可以用藥物來治療，但有些大病如癌症，任何藥物也治不了，使人痛不欲生，真是苦得不得了。平時在社會上看到許多耀武揚威、氣燄高張、出人一等、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一旦病魔纏身，就變成一隻鬥敗的公雞或洩了氣的皮球一樣，精神

萎靡不振，形貌枯槁不堪，過去的英姿煥發，已如泡影雲煙，不復重見了。其次是心病，依現代話說就是心理不正常。科學給人類帶來了物質的享受，但心理健康卻遭受嚴重的損害，據心理學的說法，現代的每一個人心理，多少都有點不健康，尤其青少年更為苦悶，在苦悶之餘只好用毒物來麻醉自己。甚至用自殺來作賤自己。由此可見，心病給人帶來的痛苦，不亞於身病。所以綜合每一個人的一生，都逃不過病苦的折磨。

第四種、「死苦」：死苦就是生命的結果，有的人因病而死，有的人被殺而死，有的人車禍而死，有的人自殺而死，有的人被水淹死、被火燒死。不論是什麼方式死，死的時候，不但痛苦無比，而且恐怖無比，沒有一個人願意而又高興去死，只有一種人，是佛教中修淨土的人，他們能在念佛聲中蒙阿彌陀佛接引去西方極樂世界，他們才斷氣，所以淨土法門是不死的法門。

第五種、「愛別離苦」：就是極恩愛的夫妻兒女，天天在一起，不肯離開一步，但為了求衣求食，要出遠門去了，或是碰到了刀、兵、水、旱各種災難，只得硬了心腸，各走各的路，那一種難分難捨的苦處，真是說不出，描不來的，又像要死的時候，那是不獨是恩愛情重的人要分別了，就是平時最愛的東西，

那一樣不要同它分開呢？所以人到了臨死的時候，往往流下眼淚來，都是因為捨不得丟開的緣故。

第六種、「怨憎會苦」：「怨」是彼此之間心理有不平、不滿、不高興，就會生「怨」。「憎」是彼此心理有妒、有嫉、有恨，就會生「憎」。人與人之間有了「怨憎」，已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了，可是更痛苦的是，兩個彼此怨憎的人，又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起，這就痛苦之上更加痛苦了，譬如生了一個不肖的兒子，平時又不務正業，在外吃喝玩樂，偷雞摸狗，作盡了壞事，顏面無光，但又不能不與他同住一起，作父母的非常痛苦。又如夫妻二人反目，同床異夢，互相埋怨仇恨，但為了兒女又不能不相處一起，夫妻兩人不知多痛苦，再如同事間，感情不睦，相互攻擊，背後批評，但二人卻必須同一機關，甚至同一單位共事，不想見到的人，卻天天要見面，痛苦得很。

第七種、「求不得苦」：人的心理貪欲很重，祈求很多，作生意的人賺了一百萬，又想賺一千萬一億萬，貪求不已，做官的人今年升了一級一職，還想明年再升一級一職。青年男女看見對方非常可愛，一心想要追求，可是落花有

意，流水無情，或者是名花有主。人心慾望這麼大，能夠事事有求必應嗎？這是絕無可能的事，俗語說：「世間不如意，十常八九。」怎麼能事事如意呢？既不能事事如意，在相求的時候是苦，求不到的時候更苦，所以說是一「求不得苦」。

第八種、「五陰熾盛苦」：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這是由梵語翻譯過來的名詞，舊譯為「五蘊」。五陰為什麼是苦呢？譬如眼睛看見了美色，就生出歡喜之心，貪戀不已，這貪戀之心就是苦，至于受、想、行、識都是心理作用。以「受」來說，任何人都希望所受的都是快樂而無痛苦，而且快樂越多越好，為了追求高度的快樂享受，真是用心良苦，所以「受」並不是樂是苦。其次是「想」，所謂「想」就是心理所起的念頭，今天想發財，明天想升官，後天想艷遇……許多的念頭此起彼落，但是到頭來，任何念頭都不能如意，所以「想」是苦。再其次是「行」，「行」就是心內有了某一個念頭以後，譬如說一個單相思的人，他想盡辦法要與對方接近，可是總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或者想出一個辦法，根本用不上，對方不接受，這種想的心理歷程就是「行」，也就是「苦」。至于「識」就是分別東西、事物的美、醜、善、惡。凡是美的、

善的就想如何去爭取；醜的、惡的就想如何去排除。可是要爭取的爭取不到，要排除的也排除不了。所以「識」是苦。因此這五陰熾盛都是苦。

### 但受諸樂

極樂世界沒有眾苦，相反地卻有諸樂，娑婆世界的苦說不盡，而極樂世界的樂也說不盡，所以才名「極樂」。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波國名為極樂。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西方極樂世界種植一重行樹，就有一重欄杆，在每一重行樹、一重欄杆之上，各覆以一重羅網，如此連續七重，非常整齊美觀，這欄杆、羅網、行樹都是金、銀、琉璃、玻瓈四寶合成的，而行樹之外周匝又以四寶圍繞，因為有這等殊勝，所以阿彌陀佛國土才名為「極樂」。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瓈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

銀、瑠璃、玻瓈、磈磈、赤珠、瑪瑙而嚴飾之。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西方極樂世界的寶池，是用金、銀、瑠璃、玻瓈、磈磈、瑪瑙等七種寶物合成的，寶池之中充滿了八功德水，池底是鋪滿金沙，四邊的階道是四種寶物合成的，池的上面還有樓閣，那樓閣也是用七寶來莊嚴、裝飾的。

什麼叫八功德水：

一者、澄淨：澄澈潔淨，沒有任何污物混淆其間。和娑婆世界的水有著各種污物混雜完全不同，現在工商業發達，所有的水無論是池水、河水、海水都被污染，連飲用的清潔水都成問題。

二者、清冷：就是清湛涼冷，因為極樂世界沒有春、夏、秋、冬之分，也沒有颱風、西北冷風的吹襲，所以八功德池內的水，能保持一定的溫度，使人接觸以後，只有清心涼爽的喜樂，而沒有娑婆世界水質忽冷忽熱的不同苦受。

三者、甘美：就是甜甜香美。極樂世界的水味含在口中有著甜甜香美的味道，可以隨時飲用，不若娑婆世界的水這麼苦澀，臭腐難聞，而且水中充滿了雜質和細菌，根本就不能隨便飲用。

四者、輕軟：就是輕揚柔軟。極樂世界寶池中的水是「摩尼」水，是如意珠王所生成，所以輕揚柔軟。

五者、潤澤：就是潤滑光澤。因為極樂世界的水，是由如意珠王所生，如意珠有很燦爛的光芒，而且又很細潤滑溜，無論觀看也好，觸膚也好，都有一種極樂的感受。

六者、安和：就是安靜和暢。微風吹動池水還能出微妙音聲、演說苦、空、無常、無我四法和六波羅蜜的修法，使人聽了生歡喜心。

七者、除饑渴：不但能止渴，還能防饑。娑婆世界的水只能止渴，而不能療饑，沒有人只飲白開水而能生存。

八者、長養善根：能長期培養善業功德，就是喝了這種水，或是在這種水裏洗澡，可以增加人的善根，使得人人身體安樂，心思清淨。

自佛陀說明極樂世界有七重欄楯起，以至樓閣止，都是用寶物做成的，這表示極樂世界的無盡莊嚴，是往生修道的好地方。或者有人會質疑說：「儒教中的修道聖賢中，多以祛除物質的享受而修道，如堯帝處茅茨、禹王卑宮殿、

顏回居陋巷，這些古聖先賢，祇貴德學的修善，而不重生活的裝飾，為什麼佛家的西方聖賢，竟貪圖華麗而只崇外觀、不尚內學呢？」

要答覆這一質疑並不困難。這屬於眾生心理學問題，蓋眾生心理不一，要引其入道也應該多途，儒家提倡不重視物質生活的追求，只求德操的成就，這一方法佛教更徹底。如禪宗中的一些行者，終生只有一鉢、一衣、一履沒有其他的物累了。有些的行者尚畜有一針、一線，冬天用來縫補，到了夏天則予捨棄，連一針、一線都怕受連累。至於所居，他們不但不要茅茨、卑下的宮殿和陋巷，他們只是居於塚間、樹下，而且每居塚間、樹下也只要一宿，連續住二宿都不肯，為什麼呢？因為怕住久了會生貪戀。所以修無為法門，佛家比儒家更徹底得多。但這種方法只能度高智慧的眾生，對於智慧較低，善根較少的眾生是沒有用的。所以儒家除了堯、禹、顏回等幾個聖賢之外，就沒有再多的後繼之人了。

佛陀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聖人，他非常瞭解大多數眾生無法免於物質莊嚴的生活追求，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人佛智。」這種方法就不是儒家所能及，也不是一般所能知。各位如果不信，可由蓮宗三祖承遠大師一生勤念佛號的行



誼可以得知。

承遠大師出生於唐睿宗太極元年（西元七一二年），在什麼年歲出家，則難以考證。他一生專修淨土念佛，淨居在玉泉山西南的一處岩洞中，終日禪坐，功課完畢，就砍柴負薪，躬勤勞作以自活，但若有人供養飲食之物，也不拒絕。若是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就找一種「觀音土」果腹，忘形棄表，所以不免有予人苦形垢面的感受，但他自己卻處之泰然。

若人前往請教佛法，便總是一句「專心念佛」，餘不多言。因他專心念佛，德名外播，當時有些佛弟子乃運送木石等建築材料及布帛等物，為他建造一處岩戶，並取名為「彌陀寺」。他將信徒供養的布帛等物，悉數布施給附近貧病饑餓中的平民。貞元十八年（西元八〇二）七月十九日，于寺中坐化，享年九十一歲。大師的慈悲，完全是實踐佛陀所示慈、悲、喜、捨等四無量心，這種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修道精神，又豈是堯、禹、顏回等聖賢所能及。當承遠大師在生的時候，蓮宗四祖法照大師，原居廬山念佛，他在禪定中曾遊極樂世界，見到一位蔽衣侍者站立在阿彌陀佛身邊。阿彌陀佛告訴四祖說：「這是衡

山彌陀寺的承遠，你回去以後可前往求教。」

法照大師出定後，立刻起身前往衡山「彌陀寺」拜見承遠大師，承受一心念佛的法門，傳教四方，努力的弘揚念佛的淨土法門。至唐代宗時，法照大師受封為國師，並命其所住之寺為「般舟道場」。

承遠大師圓寂以後，唐代學者柳宗元曾為他題詞立碑，而法照師即被尊為蓮宗第四代祖師。唐代宗大曆二年（西元七六八）時，他居住在衡州的雲峰寺，精勤念佛。有一天在僧堂用膳，看到僧堂的大粥鉢內，現出五色祥雲，雲內並出現山寺，寺的東北有山，山下有小澗，澗的北面有個石門，石門之內還有一寺，寺前有「大聖竹林寺」的匾額。

過了幾天，他又在粥鉢中看見彩雲，雲內出現好幾處寺院，有池台樓觀，菩薩大眾，安住其中。他將所見到的一切情況去詢問同道，有一位老僧聽了說：「照你所敘述的山川形勢，好像是五台山。」

大曆四年，法照大師在衡州的湖東寺開五會念佛道場，又感得祥雲瀰漫空中，現出了西方極樂世界的樓閣，並現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二位菩薩聖像，身形遍滿虛空。當時衡州的百姓都看到了，大家焚香禮拜，過了很久才滅去。

事後法照大師遇到一位老人對他說：「你曾發願要到五台山朝聖，為何中途而止？」說完，老人就不見了，法照大師乃決心與同道數人前往五台山朝聖。

大曆五年四月六日，到了五台縣的「佛光寺」，當夜四更時分，見有光明照射，他向前走了五十里，見了一山，下有澗水，澗北有一石門，二童子站在門外，自稱善財與難陀，他們引法照大師一行入寺，見寺額有「大聖竹林寺」，這一切的一切，與他當年在粥鉢中所見，完全一樣，寺內有金地、寶樹，登上殿堂，見文殊菩薩在西面，普賢菩薩在東面，各坐獅子座上，下面大眾圍繞，二菩薩正在說法。法照大師匍匐於地向菩薩作禮說：「末代凡夫，知識陋劣，障垢甚深，佛性無由顯現，修何種法門，最為重要？」

文殊菩薩說：「一切法門，無過於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我於往昔，因觀佛、念佛、供佛，得一切種智，一切諸法，般若禪定，皆從念佛而生。念佛是諸法之王。」

法照大師說：「念那一位佛？」

文殊菩薩說：「在此西方，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你當念彼

佛，不可間斷，命終決定往生。」語畢，二位大菩薩同時摩法照大師之頂，並說：「你因修行清淨，不久即登無上菩提，回去對善眾男女，宣揚念佛利益。」法照大師承旨以後，即行拜退，二童子送出門外，再一抬頭，則寺院、童子皆不見了，法照大師就撿了些石頭在那裡做個標記。四月十三日，法照大師再會同五十餘位僧眾同行金剛窟，虔心禮拜，唱念三十五佛名號，才念到第十遍，忽見窟內頓時現出廣大嚴淨的琉璃宮殿，文殊、普賢二位菩薩同在一處。

法照大師乃單獨一人進入金剛窟中，由一梵僧名「佛陀波利」那就是覺護尊者，引他到一院中，抬頭看見門額上懸著「金剛般若寺」的匾額，異寶莊嚴，光明閃爍，如是妙景難以言語說明。法照大師看見了這麼多的靈異景象，退出以後並未向他人道及。

他出窟那年的十二月間，在「華嚴寺」入念佛道場，決定禁食，以求往生淨土。如此延到第七日的初更時分，於一心念佛時中，忽然見一位梵僧臨前，並對法照大師說：「你在五台山所見的境界，為什麼不向他人傳說呢？若加以傳說的話，不是可以廣招信眾修學淨土嗎？」說完，那位梵僧即隱身不見。第二天正念佛入定之中，又見那位梵僧出現，對法照大師說同樣的話。此時法照

大師告訴梵僧道：「不是我不肯向大家說出金剛窟的莊嚴妙境，是擔心向大家說了，大家不肯相信，反而生出疑謗。」梵僧說：「大聖文殊菩薩尚且不怕受謗，你又何必生疑呢？你又何必如此擔心呢？你儘管向大眾宣告，一定能使聽到的人發菩提心，精修淨土，速成佛道。」受了梵僧如此囑咐以後，法照大師便將定中所見一切妙境予於筆記並傳之於世。

大曆六年，法照大師又和「華嚴寺」的一些僧眾，再去五台山前次立石作標記的金剛窟地方，大家正在瞻仰聖跡之時，忽然聽到了嘹亮的鐘聲，自空中傳來，大家聽了非常驚異，至此，大家才相信法照大師所言不虛。自此之後，眾僧乃向各處募化，在法照大師立石之處建了一座「竹林寺」。法照於寺中更為精進念佛。于念佛禪定中，忽然又看見梵僧「佛陀波利」前來，對他說：「你的蓮華已經成就，再過二年蓮花即開。」到了大曆九年，也就是梵僧所說的「三年」之後，法照大師乃對大眾說：「我將西去，請大家為我念佛。」說完端坐念佛而化，成就了他一生念佛往生淨土的心願。由法照大師親身經歷的故事，可以相信淨土充滿了諸寶莊嚴，而一心念佛，絕對可以往生淨土。

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七寶池內的蓮花，有車輪那樣大，青色的蓮花會放出青色的光，黃色的蓮花會放出黃色的光來，紅色的蓮花會放出紅色的光來，白色的蓮花會放出白色的光來。並且這蓮花很好、很香、很潔淨的。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西方極樂世界，像上邊所說的欄楯、羅網、行樹、寶池、樓閣、蓮花等，種種莊嚴，非常好看，這都是阿彌陀佛的大悲！大願！大行！無量功德之所成的。

極樂世界寶池中的蓮花大小，是依眾生念佛的德業大小而大小，凡是一旦生信、發願念佛的人，七寶池即生出蓮花一朵，有十個人念佛，就生出十朵蓮花，有百千萬億個念佛，就會生出百千萬億朵蓮花來，念佛的人越精進，蓮花越開越大，念佛的人如果越來越懈怠，那蓮花越來變得越小，如果有一天，這念佛人不念了，他的那朵蓮花也就乾枯消失掉了。

修淨土念佛的人，不但要念佛，最好能發大心、以大聲念佛。如果念佛之聲充滿虛空，普被一切眾生，那就更理想了。學修淨土依淨土三經所說，大別為二種，其一是念佛，其二是觀想。念佛固然重要，觀想也很重要，譬如說在

禮佛的時候，可觀想此身正處蓮花中作禮，佛也在蓮花座受我禮教；若念佛時，就觀想自己身在蓮花結跏趺座，佛也在蓮華中接引於我，然後一心持名，隨佛後而往生極樂國。

佛陀為什麼將蓮華比擬為車輪呢？因為車輪是圓的，我們做人要圓融無缺，車輪有轉動的作用，蓮花這一轉可使眾生橫超三界，不墮六道，車輪有飛行的意義，凡念佛德業成就的人，在臨命終時，蓮台就會立即現於其前，接引他很快地往生極樂世界。所以將蓮華比擬車輪。

又舍利弗，波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為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西方極樂世界，常常有很好聽的天樂，地是黃金，不是泥土的，晝夜六時就是佛經裡常說的：初日分（早晨）中日分（中午）後日分（下午），初夜分（黃昏）中夜分（半夜）後夜分（四五更），也就是日間

六個時辰，夜間六個時辰，天上常常不停的落華下來，這是曼陀羅華，很香很漂亮。生在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常常在清早的時候，每個人都拿衣祴裝了許多很好的華，拿去供養各方世界的許多佛，到吃早飯的時間，就能回到西方極樂世界，吃完了早飯，就經行。（經行第一是直行，就是選擇一條挺直的道路來回直行。不要轉彎抹角，如果沒有挺直的道路，而只有彎路時，心中要存直路之相，隨相而直行。第二是繞行，如右繞佛殿、寶塔、佛像而行，一面經行，一面想佛、觀佛、念佛，經行的功德就更大了，經行的步伐要不慢，但也不能太快，保持一定的速度與步伐，「經行」的目的有二：第一為了治療疾病。有些疾病不能長久臥床，必須起床運動，對療病才有益處。第二就是消化食物，吃飽以後，能稍微走動，可以幫助消化。極樂世界既無病苦，又無飽食難消之相，他們經行非為療病，也不是為了消化，而是在修念佛功德。所以極樂世界眾生的「經行」是為了調「心」，而不是調「身」。）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西方極樂世界，像上邊所說的，常作天樂，黃金為地，雨天曼陀羅華，眾生都有神足通等種種好處，都是阿彌陀佛無量的願行功德所成的。



為什麼極樂世界眾生能以這麼短的時間，去供養這麼多的佛呢？這是因為極樂世界的眾生都具有神通力，而眾生的神通力，都是阿彌陀佛大願感成的，如《無量壽經》中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說：

五、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識宿命，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劫事者，不取正覺。

六、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七、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聞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所說，不悉受持者，不取正覺。

八、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見他心智，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中眾生心念者，不取正覺。

九、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神足，於一念頃，下至不能超過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以上共有五神通，極樂眾生都由阿彌陀佛的大願成就了，唯缺「漏盡通」，因為得漏盡通必須證得漏盡智。證得漏盡智即入於

涅槃了。極樂世界眾生顯然還沒證得漏盡通。但神足通已成就了。

娑婆世界，一天三餐，食前要購買、燒煮，吃過後還要清洗處理，「吃飯」成了我們最麻煩一件事，俗語說：「民以食為天。」不吃飯又不行，因為沒有力氣做事。但在極樂世界，想吃什麼，就有什麼出現在你面前，而且份量不多也不少，裝東西的碗盤，有金碗、銀碗、乃至白玉紫金碗等，種種都是隨意而成的，吃過了，自然會化去的，等到下次要吃的時候，又會來了，也不要人去收拾。不吃也不會饑餓，多吃也不會飽脹，真的是逍遙自在。

前面曾談到「六神通」，有許多人對佛教的神通存懷疑的態度。尤其是科學家不相信，心理學家也只承認第六感。但神通是確實有的。不過，佛陀不提倡佛弟子修神通，以免引起他人的誤解。

四十八願第五願文宿命通，明白的告訴我們，自知無量劫時宿命。阿羅漢得宿命通，知五百世。此處是說國中天人，沒有說「上品上生有這能力，中品以下沒有。」換句話說，只要下下品往生，也真知無量劫時宿命，一般講這是七地以上的菩薩才有能力，何況他是真正的無量，不是有量的無量，講無量的無量，七地菩薩還做不到，像這些地方，我們要很冷靜細細去想想。自己在無

量劫，生生世世所造的善惡，自己都曉得，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全部照見，不要特地地想「過去生，再過去一生……」，阿羅漢要特地去想，他也只能想五百世，五百世再過去，他想想不出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人的神力不可思議，不必想，都在面前照見。

第六願文天眼通，天眼不可思議，無量無邊諸佛剎土一個都不漏，這樣的經文給別人看，誰能相信？菩薩看到都搖頭不相信，這有什麼法子。我們聽了能相信，那就奇怪了，這是怪事。你怎麼會相信？要不是經上講，我們實在想不出道理。經上說，你過去生中，無量劫來種植的善根深厚，過去生中曾經供養無量無邊諸佛如來，現前蒙諸佛冥冥中加持，你聽了生歡喜心，不懷疑，肯相信。是這麼一個原因。聽了不能相信，那是很正常的現象，不足為奇。因為他沒有這麼深厚的善根，佛雖然想加持也加不上，他有業障障礙住。的確有大福德的人才肯念佛。福德不夠的人不會念佛。

第七願文天耳通，十方三世無量無邊諸佛剎土裡一切眾生，他都看到，都聽到。所以念佛人要記住，你起心動念，一舉一動，有多少人在看你。不要以

為沒有人看到，要是以為沒有人看到，那你對這部經就不相信。果然相信，你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不能不注意。

第八願文見他心智通，「華嚴經」裡講二十重華藏世界，娑婆跟極樂同在第十三層，距離很近，此地說「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中眾生心念」，我們才十萬億佛剎，算什麼！我們在這裡起心動念，你想想看，他們都知道。我們讀到這一願，要有警覺心，自己起心動念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瞞世間人容易，瞞鬼神都不容易。現在再看西方極樂世界有多少人，算不清！經上講，這麼多人都看著你，聽你的，你起心動念他們都知道。所以「一念相應」，這「相應」兩個字，你就曉得多難。我們今天雖然念佛、念經，還是鉤心鬥角，還是張家長、李家短，是非人我，貪瞋痴慢，這是造業。西方世界人看見了，你不能往生！無量劫來生生世世在念，都去不了。什麼原因？就是口裡念佛，心裡計較，一樁也放不下。這是你這一生念佛不能往生的原因。等來生再說。來生是不是能得人身，是不是能再遇到念佛法緣？不太可靠，不曉得要到那一生再得人身，再遇到像今天一樣的善緣。我們過去生中像這樣的機會，不知錯過多少次，要是沒有錯過，早到西方極樂世界作佛了，那裡還會坐在此地？這是生生世世把

機會錯過。怎麼錯過的？就是念佛還打妄想，生活中還有是非人我。

第九願文神足通，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都是彌陀願海所攝，一個都不捨，我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處世待人接物，輕慢一個念佛人，侮辱一個念佛人，障礙一個念佛人，都是跟阿彌陀佛作對頭，你念阿彌陀佛，破壞別人的法身慧命，障礙別人這一生不能成佛，這個罪過不得了，比殺人的罪過還重，殺人是斷人身命，身命斷了，過四十九天就投胎他又得生，又來做人了，可是斷人法身慧命的罪過很重，慧命斷了，不知那一生那一劫，才再遇到這個機會。所以一般人障礙人學佛，特別是障礙人念佛求生淨土，這個罪過非常重，沒法子講，講了那些人也不相信。

我們有神足通，所以西方世界的眾生，才有能力每一天去拜訪十方無量無邊的眾生。供養佛的福報很大，他有能力天天去拜佛，天天去供佛。同時，這一願我們凡夫聽了很歡喜，因為我們娑婆世界有很多家親眷屬，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才知道，我們真有能力照顧他們，不管他們在那一道，自己都知道，天眼洞視、天耳徹聽、他心智通，只要他們機緣成熟，我們就伸出援手。所以你想

要照顧你的家親眷屬，說老實話，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決定沒有能力照顧，如果你真的愛一個人，愛你的家人，你們要互相鼓勵，每一個人都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等到我們這一世的壽命終了，我們都去阿彌陀佛那裡，這時就可說永遠在一起，永遠不分離，因為阿彌陀佛國，壽命是無量壽，壽命有多長呢？經上說無法計算，這真是天文數字。我們活在世上最多最長也不會超過一百歲，所以最愚痴的人，也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後漢明帝因夢金人，所以在永平十年派蔡愔等人去西天取經，走到西域地方，遇見了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位大師，也蒐集到許多經像。蔡愔就將經像由白馬馱著，隨同二位大師來到洛陽。明帝召見他們，在洛陽建了一座白馬寺，將二位大師安住下來，並請他們翻譯經典。

在明帝永平年間，有位做江州縣令的張道陵，他棄官隱居起來，並入江西的龍虎山習煉丹符咒之術，跟從他學道的人很多。張道陵死了以後，他兒子張衡傳他的道，更加地發展開來，成了中國本土的唯一宗教。這個宗教與佛教的傳人，幾乎同一時期，說來真是因緣巧合。

道教界的人士看到明帝對二個外來僧如此的厚待，內心不無妒忌，道士是

學神仙之術的，他們認為自己有神通，其中有褚善信等一千二百人，上表朝廷，要求與二位外來僧鬥法比神通。

明帝乃召見尚書宋庠，商定於元月十五日令所有道士集中白馬寺，然後在南門搭起三座法壇，將道士的經典放在西壇上面，儒家諸弟子百家的經典放在中壇上面，祭祀的供品則放在東壇上面。在白馬寺的西門也搭了一壇，將佛陀的舍利、經、像放在其中。

一切安頓以後，首先是竺法蘭與道士們辯論。竺法蘭以佛法的「因明學」三支比量法戰勝了道士，使道士們理屈詞窮。接著是迦葉摩騰與道士們比神通了。迦葉摩騰已證六神通成了羅漢果，他縱身一躍，坐在虛空中的蓮座，化身千百，天華紛落，充滿虛空，天樂齊鳴，煞是奇特。佛陀的舍利也放出五色光明，照耀整個會場。這時候道士們的仙術失靈了，他們升上天空，卻立即掉了下來，想步行水面，又沉了下去，一點法術都沒有。在場的明帝看到他們這種尷尬場面，知道道士們的仙術敵不了佛法的神通。最後只有考驗雙方的經典了，明帝命令三壇放火燒經，火光熊熊而起，道士繞著法壇作法說：「當今皇帝信

了邪教，因此請出真經，用火考驗，敬請天尊、大仙，顯聖保經。」那知道霎時之間，所有道經化為灰燼，隨風飄舞，而西壇上的佛經，雖然也是火光熊熊，但火熄之後，佛經安然無恙，一無損壞，那時的褚善信、費叔道等道長，看到道教的仙術徹底失敗，當場氣死了。其餘如呂惠通等六百多位道士受太傅張衍的勸告，都皈依了佛教，同時還有司空劉峻等官員二百六十人，後宮有陰夫人王婕妤以及宮娥、彩女一百九十人和洛陽城內外的學者名流庶民人等三百九十人，共一千四百多人，有的求皈依，有的求戒，有的發心出家。凡出家者，明帝親為他們執刀剃度。

因出家眾多，無處可以收容，明帝乃撥宮殿十間，以為棲身修道之所。其中城外七間居男眾，城市三間居女眾，自此以後，佛法便在中國發展開來。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成為中國佛教的開山祖師。

至唐代，太宗遊洛陽，登焚經台，寫了一首詩來紀念那一次的情況，詩說「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謾說函閣去，白馬親從印度來，肯定是非憑烈焰，要分真偽築高台，春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士灰。」這首詩為中國佛、道神通、神仙之術留下了評判。



復次，舍利弗，波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

佛又說：舍利弗，那西方極樂世界，常常有各色各樣，很希奇、很可愛、很好看的鳥，像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等，這些眾鳥晝三時、夜三時不停的發出聲音，單獨鳴叫很好聽，諸鳥齊鳴也很好聽，它們這些鳥所發出來的聲音，都是演說著許多佛法的道理，演說「五根」：

一、信根：就是深信極樂世界真實不虛，深信發願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時，臨命終時，必定往生極樂世界。

二、進根：依真理起修，依道法而行，朝夕念佛，精進不已。

三、念根：以修淨土的行者來說，「念根」就是心向彌陀，誦念佛號，念念不忘，早成佛道。

四、定根：念佛的行者，一心念佛，使心止於「彌陀」，攝心不散，有了這種定力，再加上極樂世界各種助道因緣，成就必然更為迅速。

五、慧根：能定者必能發慧，慧發以後，正觀現前，自性常照，內外洞明，真理彰顯，即不為外境所遷了。

「五力」就是前面的五根增長以後，能發出大力，所以名為五力，分開來說就是：

一、信力：就是信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這時的信心堅固，對極樂世界與阿彌陀佛的信心永不動搖。

二、進力：就是進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這時能勇猛精進，不樂著於極樂世界現狀，此心更不退轉。

三、念力：就是念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這時一心稱名，安住淨土，成就正念。此心妄念不生。

四、定力：就是定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這時心不散亂，加入禪定，能破一切邪思，此心如如不動。

五、慧力：就是慧根增長以後所生之力。這時觀慧了照，善惡不生，物我兩忘，即心作佛，即心是佛。

『七菩提分』：又名「七覺支」。什麼是「七覺支」：

一、擇法覺支：「擇」是選擇的意思，選擇一個正信的佛教來作自己宗教信仰，是智慧覺知的表現。然而學佛道有八萬四千法門，選擇易行、易學而功大的念佛法門，生大歡喜，依教奉行，一心念佛，往生淨土，這也是智慧的選擇。

二、精進覺支：就是既經智慧揀擇了淨土的念佛法門，就應該勇猛精進不已。精進能治懈怠，能加速成就往生功德。往生淨土，仍得精進不已，加速成佛。

三、喜覺支：既經精進念佛，心得善法，心生大歡喜。往生淨土的眾生最大的歡喜，就是成就佛道。

四、除覺支：就是除滅諸見煩惱，斷絕虛偽妄想，對真正善根能善加維護而不使有損害。

五、捨覺支：「捨」就是捨棄一切塵勞繫縛，甚至所見、所念的境界也要捨棄，唯有捨才能清淨。修淨土的人，更要捨棄這濁惡的穢土，萬緣放下，一心專求往生極樂世界。

六、定覺支：就是使心定於一境而不散亂，於禪定之中，三昧現前，能明善惡，不為物遷，不為欲使。

七、念覺支：終日念佛，念至念而無念，一心不亂，明記定，慧而不忘，一心向佛，無他雜念。

行者行這七法的時候，於念佛時若忽然覺得心浮動而不安，即可用除覺支、捨覺支、定覺支來對治，若念佛念到此心沉悶的時候，即可用擇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來對治；念佛時要能念出定、慧，有定有慧，才不會退失念心，也不會發生沉悶，更不會雜念叢生。

『八聖道分』：又名「八正道」，這是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悟道時，與四聖諦同時成立的佛教根本教義。八正道是：

一、正見：對苦、集、滅、道四聖諦之理要具有明白而正確的見解。這正見成為八正道的主體，修淨土念佛的人，是為期能往生極樂世界，頓超三界，了生脫死，成就佛道，必須具有這樣的正見，念佛才能精進。

二、正思惟：既明白四諦之理，尚且要不斷地思惟其義，使自己的真智增長，以無漏之心為體。修淨土的人，除了一心念佛之外，尚需思惟念佛的意義，

觀想極樂世界莊嚴功德，定、慧雙修，福德因緣成就更快。

三、正語：以真智修口業，不說一切無理、無意義的話語，以無漏之我為體。學淨土的人，每天一句佛號不離口，即使與人見面打招呼，也是以一句「阿彌陀佛」代之，若能如此，則口之所出，盡是正語。

四、正業：以真智除祛此身的一切邪業，使此身住於清淨業中，也是以無漏之戒為體，學淨土的人，以念佛為口業，以觀佛為意業，以禮佛為身業，身、口、意三業不離於佛，即是正業。

五、正命：以清淨的身、口、意三業，順於正法以活命，離五種邪活，五邪活是詐現異相——於世俗人前詐現奇特之相，以求利養；自說功能——誇說自己的功能廣大，以求利養；占相吉凶——學占卜看相，判斷他人的吉凶禍福，以求利養；高聲現威——大言壯語，表現自己威勢，以求利養；以利說動人心——別人得利則對此人稱說，此人得利則于他人稱說，以求利養。學淨土的人，必須淡薄名聞利養，不以非道而求活命，要從事正當的職業。

六、正精進：精是不雜；進是不退，努力修行，但不修無益苦行，如古印

度之自餓外道。學淨土的人，二六時中，一心念佛，勤求往生極樂世界。

七、正念：以真智慧繫念於正道而一無邪念，學淨土的人，專念「阿彌陀佛」，不但口念，更要心念，念到一心不亂，妄念不生即成正念。

八、正定：把這個心，常常安住在這個本來所修的道理上邊，一些沒有搖動。

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這其中的「其土衆生」是指淨土衆生。「聞是音已」者，是聞聽了極樂世界衆鳥所演暢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以及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等三十七道品的法音。

『念佛』是有功德的，娑婆世界衆生念佛，其功德就是往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衆生念佛，其功德就是成就佛道。為什麼念佛有功德呢？因為佛名兩足尊。福具足、慧具足，所以是兩足。佛具的「福」，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自己具有無量福，無需再待外求，相反地，佛能以自己之福去福利一切衆生，所以衆生念佛即能得「福」；佛具的「慧」，是明諸法實相，得四無礙，通達

徹照，具光明無量。佛能以其光明照耀眾生，開示妙法，所以眾生念佛即能得「慧」。有福有慧才能了生脫死。

『念法』是有功德的，法是諸佛所說，依佛法而修，即可轉迷成悟，離一切欲覺，解脫生死，具有超凡入聖的功德。

『念僧』是有功德的，「僧」是人天師表，眾生道範，所以念僧可以見賢思齊，有成就自己道業的功德。

佛、法、僧是為三寶，所謂「寶」者，是稀有難得的意思。佛世難值、佛法難聞、僧是善知識難遇，所以稱之為「寶」。凡崇敬、供養、親近三寶者，娑婆世界眾生能離苦得樂；極樂世界眾生能速成佛道。所以都要念佛、念法、念僧。

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波佛國土無三惡道。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舍利弗！波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

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你不可以說這些鳥，是因為做人的時候，造了罪，所以受這種投做畜生的苦報應的，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說呢？因為那西方極樂世界，沒有畜生、餓鬼、地獄三種惡道的。舍利弗，那西方極樂世界，惡道的名目，尚且沒有，何況有實在的惡道，那是更加不會有的，這許多鳥都是阿彌陀佛，要使得佛法的音聲，宣布出來，流通開來，所變化出來的。舍利弗，西方極樂世界，有微細輕和的風，吹動了寶樹及寶羅網，這些寶樹及寶羅網就會發出無量的妙音，像有幾百幾千種的樂器，同一個時候，同時演奏，聽了這種聲音的人，自然而然都會生出想念佛、念法、念僧的心來。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西方極樂世界各種鳥及寶樹、寶羅網都會發出說法的聲音，使聽到這種妙音的人，都會生出想念佛、念法、念僧的心來，這是阿彌陀佛成就的功德，使極樂世界更莊嚴。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波佛何故號阿彌陀？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你的意思怎樣？有什麼想法，那西方極樂世界的佛，為什麼要名為「阿彌陀」？

舍利弗！波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為阿彌陀。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阿彌陀佛的光明，可以照耀十方佛國，整個宇宙無遠弗屆，它的功能則可以穿山透壁，通幽達明，無有障礙。所以阿彌陀佛的光明是圓滿的、沒有缺陷的。每一方的佛國都可以接收到阿彌陀佛的光明，所以稱他為「阿彌陀」。「阿彌陀佛」也叫「無量光佛」。

又舍利弗！波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阿彌陀佛及同生到極樂世界去的人，他們的壽命都是無限的長，不可以用數目來算的，所以稱他為「阿彌陀」。「阿彌陀佛」也叫「無量壽佛」。

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從阿彌陀佛成佛到現在只有十劫。

有人或者會懷疑：「阿彌陀佛只有一位，十方佛國無量；佛國中的眾生更是無量，阿彌陀佛怎麼能一一接引往生極樂世界呢？」須知阿彌陀佛有應化身，可以隨每一眾生之緣而化現其前。如古德說：「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月還歸一月攝。」月亮只有一個，但倒影在所有的江河四海之中，只要有水，即有月現。阿彌陀佛的應化度眾也是如此。信仰阿彌陀佛，發願往生淨土，一心持名念佛，臨終時一定會蒙佛、菩薩現前接引，往生極樂世界嗎？答案是肯定的，至於臨命終時是阿彌陀佛現前來接，或是化佛來接、或是菩薩、聖眾來接，這就要看念佛者的善業福德因緣大小來決定了。所以說，往生極樂世界，他力很重要，而自力也不可少，若又想依賴他力而不想自己用功力，那是很不容易成就的，只要真心念佛，則無論身處何處，佛都不會遺忘的。

又舍利弗！波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

佛又告訴舍利弗：那阿彌陀佛有許多許多的聲聞弟子，都是最高果位的「阿羅漢」。其人數之多，都無法用算法的數目，推算出確實的數目。

諸菩薩衆，亦復如是。

極樂世界的菩薩人數，亦如同聲聞弟子一樣，也是無法確實算出數目的。舍利弗！波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有無量無邊的光明及無量無邊的壽命，還有數不清的阿羅漢及菩薩，這是阿彌陀佛無量的功德所莊嚴的。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

佛又叫舍利弗說：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只有一直修上去，沒有退轉來的。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

## 邊阿僧祇說。

所有生到極樂世界的人，在這一生就能補處到佛位的數目很多，也不是算數可以算出來的，只能拿這個「無量無邊阿僧祇」的大數目來說。

假如有人說：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補處位，有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何時才輪到一般往生的人呢？不須煩惱，十方世界無量無邊，皆可示現成佛，教化眾生。

舍利弗！衆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波國。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眾生聽到了上邊所說極樂世界，有許多種種的好處，應該都要發出願心來，願意往生到極樂世界去。

『眾生』是除了佛以外，其他三乘六道合稱九法界的有情。

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為什麼勸人要發願心，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呢？因為能夠同許多最上等的善人，都聚會在一起。

有人或者以為西方極樂世界是吾心淨土，而臨終十念即可往生，如此便宜

之事，何需現在日日修行念佛，到臨命終時再說吧！現在趁著年輕力壯，眼明手快，生活富足之時，何不及時行樂，大大地享受人生？如果真有這樣想法，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人的一生命終時，善惡種子必然發動。平時未修念佛善業，惡業種子勢力強大。臨命終時，眾苦相逼，四大將分，神識昏迷，喘氣尚且上下難接，又怎能有力念佛？即使尚有念佛之力，若善知識不至，又是枉然。不能念佛，自然不能往生，就要被原來的惡業種子牽引去投生地獄、餓鬼、畜生，這是很可怕的事。若是早修念佛，成就了較多的善業，臨命終時，即使不能念佛往生淨土，也必仍投胎為人身，而不致下墮惡道。關係這麼重大，所以勸大家自現在起就努力念佛，不可懈怠。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波國。**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要生到西方極樂去，一定要有因緣的，善根和福德就是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的因緣。但善根少，福德少就不能生到西方極樂去，所以善根要培養得多，福德也要積聚得多。

善根：發菩提心，就是發信佛的心，發求成佛的心，發度脫十方世界眾生的心，專門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福德：一切善行，如救濟苦難的人，如《觀無量壽經》上說：當修三福：

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

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生恭敬心、歡喜的心來念佛，持念一日或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堅持而不放棄，更不為任何外力所動搖，念佛之心除佛號之外，不為他事所擾亂，也沒有雜念。

『善男子、善女人』：凡是聞佛名生恭敬、歡喜之心而念佛的男子、女人。有一些的人，聞到「阿彌陀佛」的名號就生瞋恚的心，這就是惡男子、惡女人。

譬如有一戶人家住在某寺附近，每天早晚聞聽到佛寺早晚課時的念佛聲，就心生瞋恚，除了滿口穢語詛咒外，有時還打電話辱罵寺中的僧人，住在佛寺附近本來正好隨緣修福，可是由於他是惡男子、惡女人，不但不能修福，反而更增自己的惡業，這是非常可惜而值得憐憫的人。

現在流行打佛七，多屬結緣七，讓善男信女結淨土法緣，若說專修，並不合格。專修人數不可多以免混雜而不易成就，最好依淨宗十祖廬山普仁截流大師所著「念佛警策」一書中的方法，才是真正打七，他的規定很嚴，共修最多只十二人，分三班，一班四人，七晝夜佛號不斷，輪班念佛，若甲班在中間念，乙班在右旁預備。丙班在左旁休息，有事去辦，辦完歸位靜聽，並非自由活動。甲班休息，乙班念，丙班預備，如是輪流不息，一柱香約兩小時，二十四小時沒停，念兩小時，四小時靜聽默念，睡眠極少，休息時間，若無法坐睡，可至隔壁小房間稍憩片刻，不可超過兩小時。打七中，萬緣放下，禁語，諸事不可打閒岔，飲食等事物，由護七人員負責。

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

當此人臨命終的時候，阿彌陀佛便與極樂世界的諸大菩薩眾和大阿羅漢眾，顯現在他的面前。

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這個念佛的人，壽命終了的那時候，心裡頭清清楚楚，不會顛顛倒倒的，於命終時便隨佛菩薩眾，往生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

以上是指在臨命終時，尚有自力念佛，同時有善知識勸進，所以能以自力與佛力相應往生極樂世界，但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人，他們平時根本不念佛，甚至不信佛教，臨死的時候，又被病魔纏身，心煩氣躁，痛苦非常，更無因緣得善知識予以勸進念佛。再加上妻子兒女的圍繞，牽腸掛肚，難分難捨，也根本不能念佛。一旦死去，必然會墮入惡道之中。家人們對他有什麼幫助呢？這個時候，在他心識尚存的時候，唯一幫助他的辦法，就是供養阿彌陀佛，並請法師為他誦經、念佛超度，使他尚停留在中陰身的心識，能聞聽念佛聲而生歡喜，隨之念佛。成就往生的善根、福德、因緣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衆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波國土。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我親見一心持念阿彌陀佛，念到一心不亂，臨命終時，便能心不顛倒即得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的大利益，所以才宣說這個既簡捷又美好，能令衆生離苦得樂的大事因緣，今後如有衆生聽到我這種話，就應該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有人說：「今生不能精進念佛，往生不了極樂世界，何妨來生再念，總有一生會修成往生的因緣。」持這樣觀點的人，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我們的生命歸趣，不是由自我能掌握的，若等來生再修念佛，若來生墮入畜生道中，如何能念佛？如此輾轉輪迴，再返人身，已不知是多少劫以後的事了。而人生每一轉生，即有隔陰之昏，就是此生記不得前生的事。如何能續前生念佛的功德的不足而繼續念佛？這麼一來，往生極樂世界豈不是遙遙無期了嗎？「大般涅槃經」上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佛世難值。」現在既得人身，又聞佛法，仍值佛世，此時不把握機緣，努力成就往生的利益，更待何時？所以永明延壽

禪師在他的「四料簡中」警告念佛「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一旦隨他去而墮入惡道，那就真的萬劫不復了。即使是大修行的人，若念佛不能一心不亂，惡因緣現前的時候，也會墮落。

唐代惠林寺有位圓澤和尚，與一位曾做官的李源交情很好，李源退官以後，即隱居在惠林寺內，有一天他約圓澤和尚一道去峨嵋山禮佛，本來圓澤和尚要走山路，但李源堅持要走水路，圓澤和尚沒有辦法祇好走水路，他就把水路會遇到的一件事，事先寫好及交待一些事，寫完後就夾在一本經書上。他請李源居士回來寺內後，才可以打開看。他們是坐船的，船行至南浦，看到江邊有一位大肚子的婦人在打水。圓澤就對李源說：「這就是我不願意走水路的原因，我如果走水路一定會碰到她，我如果走山路，就會逃過這一劫，那個婦人已經懷孕三年了，她之不能生產，是在等著我去投胎作她的兒子。我現在碰到了，就是無法逃避的事。」李源有點不相信，圓澤和尚對他說：「三天以後，你可以去這婦人家中，看到新生的嬰兒對你微笑，就可以證明我言不虛。再過十三年，我們將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見。」李源聽了這些話，半信半疑，姑且等候事實來證明。當晚，圓澤和尚沐浴之後，竟無病象而安然示寂了。李源為他料理

後事，三天過去了，他依圓澤生前所說，去到那婦人家，果然見那婦人生產了。因此，把詳細的事情告訴她，並要求去看看那新生的嬰兒。說也奇怪，那僅生三天的嬰兒，果然對李源一笑，如圓澤生前所言者完全吻合，心內驚訝不已。他只好面對那嬰兒說：「我要回寺去了，願十三年後再見。」時間一年又一年的過去，已十三年了，李源特別由洛陽起程前往杭州。當走到杭州天竺寺外的葛洪井畔，聽到一位牧童，騎在牛背上，口內念著一首歌：「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迎風莫要論，慚愧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源聽了這首歌，會達了其中的意義，看看騎在牛背上的童子，約十三歲上下，於是慨然而直截地問道：「不知澤公上人還健康否？」牧童回答他說：「閣下真是有信有用的讀書人，彼此世緣已盡，還是不要太親近，希望你勤修不懈，然後才能得見。」說罷，又吟一詩說：「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吟罷，逕自騎牛而去。這首詩中的「煙棹」，是指的渡世船筏。「瞿塘」則指進入西川長江上游的瞿塘峽。這首詩是告訴李源，自己將經瞿塘峽入川修道度眾。

由這個故事中，圓澤和尚可說已修得宿命通，可是對自己的生死還不能自我掌握，他尚得依過去業力而投胎為人。其他不修佛法、不念佛的人，要想來生仍得人身念佛，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所以佛勸告所有眾生，要及時念佛，念佛即有許多利益。所以佛說：「我見是利，故說此言。」這其中的「此言」是指「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亂，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的這一段話。

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像我現在所以讚歎阿彌陀佛，因為他有無量無邊的功德，像前面所說種種功德的利益，真是想也想不到，說也說不完呢！」

東方亦有阿閼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東方諸佛是無數無量的，本經上只列出幾位，現在依所列諸佛次序說明於

後：

『阿閼鞞佛』：這是梵音，譯成中文就是「不動」或「無忿怒」的意思，是東方妙喜世界的教主，據「阿閼佛國經」記載：「此佛在久遠劫以前，曾奉事大日如來，由於積累無量功德，出家得道，在東方感成了妙喜淨土，現在仍在那裡說法度生。」釋迦牟尼佛在此娑婆世界說《阿彌陀經》時，該佛以他的天耳聽經，所以也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和護念《阿彌陀經》。

『須彌相佛』：「須彌」是梵音，譯成中文妙高、妙光、安明、善積等的意思。所以「須彌相佛」又名「須彌燈王佛」。據「維摩經」上說：「過東方三十六恆沙國有世界，名為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便來入維摩詰室。」這位佛聽了釋迦牟尼佛說《阿彌陀經》以後，也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並護念本經。

『大須彌佛』：「須彌」的意思是「須彌山」，「大須彌」者就是說此佛的福德遠超過須彌山的高度，如「維摩詰經」中說：「須彌高廣，超於七金（七

重金山），以對七金，名之為大，佛德高廣，無與為比，如大須彌。」此佛也居東方，聞釋迦牟尼佛說《阿彌陀經》以後，也讚歎阿彌陀佛世界的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並護念本經。

『須彌光佛』：「須彌山」是四寶合成，這是梵音，中譯為「妙高」，有大光明，此佛的光明廣照，猶如須彌山的光明覆蓋。所以名「須彌光佛」。他聞釋迦牟尼佛說《阿彌陀經》以後，亦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並護念本經。

『妙音佛』：此佛的音聲微妙，說法時能使眾生聞其音聲而歡喜信受。「維摩詰經」中說：「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所以名之為「妙音佛」。他聞釋迦牟尼佛說《阿彌陀經》以後，亦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並護念本經。

『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恆河又名克伽河，是梵音，中譯為「天堂來」，印度的恆河發源於很遠、很高的雪山山，自阿耨達池流出來。匯合兩旁細支，其闊十里，沙細如粉，其數無量。佛講經時，每遇數量之多時，即以恆河沙為譬喻。恆河沙本已無量，無量恆河沙，就是無量的無量了，其數之多非是算數

所能知。而東方佛世界以及諸佛之多，亦復如是。以上所舉的各佛，只是點名為例。其他無法一一列舉。

『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東方的無量諸佛，除了能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功德之利以外，並且各能說法。「廣長舌」是諸佛三十二相的一相。是諸佛的舌頭既廣且長，柔軟紅薄，伸出嘴外的時候能覆蓋面部，最長可伸至髮際。諸佛之所以能具有廣長舌相，是由於多劫以來修口善業，離口惡的功德成就。所謂口業四惡就是兩舌、惡口、妄語、綺語。諸佛長劫以來從不犯這四惡，所以成就「廣長舌相」，釋迦牟尼佛曾告訴一位婆羅門教徒說：「你所看過的經書，凡具有廣長舌相的人而作妄語嗎？」婆羅門說：「若有人舌頭能伸出口外覆蓋鼻頭，就從沒聽過他們說妄語，至于舌頭伸出能覆蓋髮際的諸佛，我深信不會說妄語。」

所以說，凡具有廣長舌相的人都是福相。但是我們中國人，平常對那些平日喜歡挑撥是非，背後說人壞話的婦人，罵她們是「長舌婦」，這是說那些婦人喜歡造口惡業，她們的舌頭並不比別人長。所以不可以將中國人對「長舌」

的意義比之如佛法的「廣長舌」。這兩種「長舌」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不可將二者混淆。

『徧覆三千大千世界』：這就是說，諸佛的「廣長舌」不但能覆蓋面部，而且可以徧覆三千大千世界，宇宙間那裡有這麼廣大的舌頭？這句經是象徵「舌」的功用，而不是指「舌」的形相。諸佛說法能徧諸佛國土，辯才無礙，使諸佛土眾生都能聞其法而獲得利益。這才是廣長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的真義。

『說誠實言』：釋迦牟尼佛所說本經是「誠實言」，勸眾生相信這部《阿彌陀經》，如能依照實踐，就會得到無量的不可思議的功德之利。

『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看了這兩句經文，證明「說誠實言」是釋迦牟尼佛為了勸信眾生而說的，諸佛所說無不是一「誠實言」，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要說這句話呢？這是因為眾生愚痴，又習性難改，所以用重囑，勸告眾生生信。信什麼呢？信釋迦牟尼佛以上所說的這部《阿彌陀經》，以及阿彌陀佛所有不可思議的功德。因為這部《阿彌陀經》是一切諸佛所護念的，是錯不了的，依經而修，一定得大利益。

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燄肩佛、須彌燈佛、



無量精進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這一段經文，是說明南方世界諸佛，對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阿彌陀經》所作的讚歎和護念，與東方諸佛完全一樣。現在將南方諸佛介紹如下：

『日月燈佛』：此佛具有大智光明，橫遍十方豎通三際，能照破一切眾生貪、瞋、痴等黑暗惑業，所以用日月燈來作譬喻而立名。

『名聞光佛』：此佛萬德洪名，普聞法界，慈光遍照，加被一切眾生，凡被慈光照耀者，都能獲得利益，因而得名。

『大燄肩佛』：此佛兩肩出光燄，能照一切眾生，更以二肩荷擔救度眾生出離生死的重任。故名「大燄肩佛」。

『須彌燈佛』：此佛與東方世界「須彌相佛」同名，此佛也身有須彌山似的光明智慧，照破黑暗，以光明慈悲度化一切眾生。

『無量精進佛』：此佛以無量的大願，無量的精進、無量的時間，勤修淨業

成就佛道，然後以精進不退的精神，宣講佛法，利益眾生。

南方世界也有無量恆河沙數諸佛，無一不出廣長舌相，來讚歎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這部《阿彌陀經》及阿彌陀佛無量功德之利。

舍利弗！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淨光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這一段經文，是說西方世界諸佛的讚歎，分別解釋如下：

『無量壽佛』：此佛之名與阿彌陀佛相同。《無量壽經》內有說無邊佛剎之中，同名的佛為數甚多。這位西方世界另一位「無量壽佛」讚歎《阿彌陀經》及阿彌陀佛無量功德。而不是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自讚。

『無量相佛』：此佛具有無量相好光明，這是因為此佛的福德無量，所以相好也無量。

『無量幢佛』：「幢」者是旗旛之類的飾物，用以表佛法的宣揚，有怖、滅

邪魔的功用。此佛以大神通力，建立了無量的法幢，摧伏了無量的邪魔，度脫了無量眾生。

『大明佛』：此佛已破除三惑的黑暗，具證三智光明，遍照十方世界，無所障礙。

『寶相佛』：此佛的相殊勝，猶如人間珍寶似的珍貴。相好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緣所成就的，可見此佛的善根、福德、因緣深厚，感得了寶相莊嚴，使眾生欣羨心，因而發菩提心，修道證果，出離生死。

『淨光佛』：此佛具有清淨智慧。凡具大智慧者，必具甚深三昧禪定，心離垢穢，光明自生。此佛以無漏光明普照眾生，使眾生得佛光明照，獲取法益。

西方世界也有無量佛剎，每一佛剎都有一佛，如此等無量恆河沙數諸佛，都出廣長舌相，讚歎、護念《阿彌陀經》及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功德之利。

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燄肩佛、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

## 護念經。

這段經文是說北方世界諸佛的情形：

『燄肩佛』：此佛的名字與南方世界「大燄肩佛」的名字相同，只是少一「大」字。依佛法來說，佛性無大、小分別，既成佛道，則一切平等，所以此佛與彼佛無輕重、優劣的分別。

『最勝音佛』：此佛所演法音，具有不可思議的功用，超乎一切音聲之上。蓋佛音有八種殊勝。即一者：極好音，使人聽了不生欲者。二者：柔軟音，使人聽了不生煩惱。三者：和適音，其音調順，不高不低，聽者合適。四者：尊慧音：聲音具有智慧，聽者亦能生智慧。五者：不女音：佛無女身，故所出音聲無女音。六者：不誤音，其音純正、和諧，使聽者不生差誤。七者：深遠音，其音深遠，裊裊不絕，無所障礙。八者：不竭音，其音演暢，六時不斷，無有間歇。此佛的音聲因為具有以上的殊勝，所以名「最勝音佛」。

『難沮佛』：「沮」是「沮壞」的意思。心有「沮喪」的意思。世間一切法，皆是因緣所生，所以容易沮壞；而眾生心易受挫折，所以常常生沮喪。此佛功德堅固，已證得金剛不壞之理體，既不會自行沮壞，也不會因外界的任何力量

影響而沮喪，所以名「難沮佛」。

『日生佛』：此佛光明如日光的燦爛，光芒四射，普照大地，德被群生，除一切黑暗。

『網明佛』：此佛說法，條理分明，義理結構緊密，且句句真言，字字珠璣，有如諸寶網，既光明而又能演暢無量和雅法音。

北方世界有無量恆河諸佛，同聲讚歎，護念《阿彌陀經》及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

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摩佛、法幢佛、持法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這段經文是說明下方世界諸佛的情形。

『師子佛』：此佛說法，勇猛精進如獅子，所說法能速除眾生三毒煩惱，使邪魔外道震怒，佛德巍巍，護念一切眾生。

『名聞佛』：此佛聲名，普聞於無量世界，具有無量功德，救度眾生，不遺餘力，使聞法眾生，得無量利益。

『名光佛』：此佛的聲名如日月光明，遍照一切，所攝大千世界眾生，無不受他的光明照耀。

『達摩佛』：此佛依佛法修成佛果，又以佛法度化眾生，都成佛道。

『法幢佛』：此佛樹立高遠的法幢，明揚佛法，破邪顯正，使一切眾生仰望法幢而脫離魔掌，奔向此佛法幢之下。

『持法佛』：此佛善持權實，頓漸諸法，以中道來化度眾生，各得佛法利益，成就道業。

下方世界諸佛，同出廣長舌相，讚歎《阿彌陀經》及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

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燄肩佛、雜色寶華嚴身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

## 佛所護念經。

這段經文是說明上方世界諸佛的情形。

『梵音佛』：「梵」是清淨的意思，此佛於久遠劫以來無量願、行證得清淨妙法音聲，說法無礙，使聞法眾生心開意解，得清淨法樂。

『宿王佛』：「宿」是星宿的意思，「宿王」即星宿之王，如眾星拱北辰。用這來比喻此佛成就，為法中之王。

『香上佛』：此佛經多劫的修行，成就了五種法身功德香，即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妙解知見香是。此佛以他自己的功德妙香，普薰法界一切眾生，使眾生聞香霑益。

『香光佛』：此佛也修五種香，斷盡見思、塵沙、無明諸惑，並以智德光明，照破愚痴等黑暗，利益眾生。

『大燄肩佛』：此佛與南方世界的「大燄肩佛」同名，其成就亦復相同。

『雜色寶華嚴身佛』：此佛久遠劫來，精修六度萬行。成佛以後具寶華的莊嚴相好，雜色嚴身，使人見了此佛生歡喜、欣敬之心，不忘精進學佛。

『娑羅樹王佛』：「娑羅樹」是梵音，四季茂密，本質堅固，樹身高大。此佛之名「娑羅樹」，有比喻的意義，「娑羅樹王佛」即是佛法的法王，法身堅固，不可動搖。

『寶華德佛』：此佛萬德莊嚴，有如寶華的珍貴，堅固絕妙，不易凋謝、毀壞，且具常、樂、我、淨四德，用以度脫眾生。

『見一切義佛』：此佛已得一切種智，具正知正見，悟了諸法實相真義，明徧圓權實之要，具有圓融。

『如須彌山佛』：此佛具常、樂、我、淨四德，為十界最尊，其品位之高，如欲界眾生之望須彌山，高不可仰。

這上方世界的諸佛，也同時讚歎，護念《阿彌陀經》及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功德。釋迦牟尼佛，所以引東、南、西、北、下、上六方許多許多的佛，稱讚這部阿彌陀經的話來做見證，就是要證明這部阿彌陀經，實在是很好很好，所說的修行方法，實在是最容易，所以各方無窮無盡的佛，都稱讚都勸眾生相信，那麼我們這些凡夫，還可以不相信嗎？唐朝玄奘法師翻譯的，叫做「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實在就是這部阿彌陀經，不過翻譯的字句裏頭，稍稍有一些



不同，那部經上，稱讚這部經的佛，除了東、南、西、北、下、上六方，還有東南、西南、東北、西北的四方，總共有十方。現在這部經上少去四方，因為已經有了東、南、西、北、下、上六方，可見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的許多佛，也一定是一樣稱讚的，所以不必一齊翻譯出來。各方的佛稱讚這經，實在也是阿彌陀佛的願力，因為阿彌陀佛，做法藏比丘的時候，發的四十八願裏，有一願說：「我若是成了佛，一定要十方世界所有的佛，都稱讚我的名號，倘若不能這樣，我就不願成佛。」現在各方的佛都稱讚，就是滿了這個願了。可見一個人，只要能發大心，將來一定總會成功的。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你的意思怎樣？為什麼這部經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呢？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及聞諸佛名者。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聽到了《阿彌陀經》，而又能

執持的人及聽到諸佛名號的人。

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

像這樣的許多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人，都能受各方一切佛的保護，諸佛不會忘記他們。

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梵音，中譯時：「阿」譯作「無」；「耨多羅」譯作「上」；「三」譯作「正」；「藐」譯作「等」；「菩提」譯作「正覺」。合起來就是「無上正等正覺」。這是真正平等覺知一切真理的無上智慧。這種智慧本來是不可以語言、文字說得明白的，所以古德在譯經的時候，每逢這一句就保留原文的音聲而不翻譯它的真義。

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

所以舍利弗，你們大家要至心信受我的話及信受許多佛所說。

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

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波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波國土。

釋迦牟尼佛又告訴舍利弗說：若是已經發願的人，如願心不堅，或願心退失，都應該重新振作起來，堅定自己的願心，努力精進，一心念佛，積功累德，成就往生的善根、福德、因緣；現在發願的心，應保持初發心菩薩似的勇猛精進之心，不要使願心隨時間的流失而退失；尚未發願的人，應及時發願，不要錯失這殊勝的因緣。要生到阿彌陀佛世界的人，這許多人即是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往生阿彌陀佛國土。只要願心堅強，已發願求生阿彌陀佛國的人，必已經往生；今發願求生阿彌陀佛國的人，也會往生；尚未發願而願往生阿彌陀佛國者，將來會往生。其中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礙得了的。所以舍利弗，許多有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人，若是有信心的，就都應該發願心，要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以前的儒家學者為了排斥佛教，認為佛家的修心，只是為了自我解脫，是

一種自私的行為，這是對佛教缺乏認識的原因。大乘佛教是非常積極的，以修淨土念佛的人來說，在念佛後必須「回向」。回向者有「往向」與「還相」二種，以自己修念佛的一切功德，迴施於一切眾生，同生極樂，解脫生死，就名為「往生回向」；既已往生極樂，成就了菩薩道以後，又回來此生死界教化一切眾生，往生淨土，這種既往而還的菩薩，就是「還相回向」或簡名「還相」，因此，佛教是非常積極的，地藏菩薩曾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就是很好的證明。

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波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我現在稱讚阿彌陀佛及六方（東西南北下上）無量諸佛不可思議功德，阿彌陀佛及六方無量諸佛也異口同聲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

『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諸佛怎樣讚歎釋迦牟尼佛

呢？就是因為釋迦牟尼佛在這娑婆世界，作了許多難能而能，難為而為，難得而得的希有之事。

『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釋迦牟尼佛最大的「能為甚難希有之事」是什麼呢？那就是在這五濁惡世中，成就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一成就是諸佛所一致讚歎的。什麼是「五濁」呢？現在分別說明於下：

一、劫濁：「劫」分小劫、中劫、大劫三種。一小劫者是人壽由十歲起，每百年增一歲，增至八萬四千歲；再由八萬四千歲每百年減一歲，減至十歲，這中間加起來，就是一小劫，約為一千六百八十萬年。每二十個小劫是一中劫，每四個中劫是一大劫。其時間約為一萬萬三千四百三十八萬年。而「劫濁」是人壽在滅劫中減至二萬歲時開始，這時的眾生垢穢業重，三毒日增，刀兵、疾疫、飢饉等三災隨之而至，這種苦惡到了人壽減至十歲時就到達頂點，那時遍地是災，眾生的痛苦不堪言狀。

有人或者要問：「我們現在平均年齡是七十多歲，應該是劫濁時期，在台

灣並沒有刀兵、疾疫、飢饉的災難呀！」這是不錯的，但把眼睛看遠一點，如非洲、中東等地方，不是刀兵連年，飢荒遍野，疾疫流行，痛苦不堪言狀嗎？據世界人口統計，全球約有四十億人口，其中約有一半陷于刀兵、飢饉、疾疫之中。所以現在正是劫濁時期。釋迦牟尼佛在這劫濁之中成佛。真是甚難希有之事。

二、見濁：「見」就是五見，即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見是由於自己的眼根、意根、身根與外塵相接觸而生出五見來，如有些人一看見鈔票、一想到鈔票、一觸到鈔票，就千方百計地想佔為己有，只要能弄到鈔票，什麼方法都使出來，所以造許多的惡業。有的人在此生就身繫囹圄，關在監獄中非常痛苦，而來世還要墮入惡道中的地獄去，地獄中的苦比世間監獄中的苦又痛苦百千萬倍。所有的眾生沒有不貪財物，這個社會這麼多罪惡，都是由貪心而來。釋迦牟尼佛在這眾生皆貪的時候成佛，真的甚難希有之事。

三、煩惱濁：由於眾生有貪、瞋、痴、慢、疑五障，造成眾生無限煩惱。有煩惱的人都是愚鈍、昏瞶、無明障蔽的，缺少智慧。因此造出許多的惡業。釋迦牟尼佛在這麼多沒有智慧的眾生中成佛，真是甚難希有之事。

四、眾生濁：眾生的種類很多，若依出生的方式來說，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若依形態來說，有的有形色、有的無形色；若依意識來說，有的有思想，有的無思想，有的非有想非無想，若依業力來說，則有天、人、阿修羅三善道和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以上所有的各類都是有情，生生死死、輾轉受生，所以名為眾生。所有的眾生昧於緣生，執著我相，一切以「我」為主宰，因此，利己的私心普遍存在。由這私心又造出了種種的惡業，污穢不淨，所以名「眾生濁」。釋迦牟尼佛在眾生皆濁之中成佛，真是甚難希有之事。

五、命濁：因為眾生有煩惱濁、眾生濁，所以才有「命濁」，可以說前二濁是因，而「命濁」就是果了。眾生的壽命由八萬四千歲，一等地遞減，減至十歲。而無論是多少歲又都逃不過生、老、病、死和憂、悲、惱苦。這一命期是如此，來世的命期還是如此，永遠地循環不已，生命實在濁惡，痛苦極了。釋迦牟尼佛在這一眾生皆命濁之中成佛，真是甚難希有之事。釋迦牟尼佛能在我們這五濁世界上得無上正等正覺，是很不容易的。

為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在這有情世間，器世間。（器世間：是有情的依報，這包括了整個宇宙內的一切星球。它的本身有成、住、壞、空的四相，而地面上，高山高入雲霄，大海深不可測，滿地是荊棘，遍地是豺狼、虎豹，與極樂世界的一望無際的平坦，諸寶燦爛相比，真的是穢惡極了。）都濁惡的環境中，釋迦牟尼佛竟然宣說了一部《阿彌陀經》，告訴娑婆世界的惡眾生，只要至心執持阿彌陀佛名號，能一心不亂者，即可往生極樂世界，不墮輪迴生死之苦，這種方法實在難以令人置信，雖然眾生難以置信，他仍然說了出來，這真是甚難希有之事。在難為能為，難行能行的成就下，當然會獲得諸佛的一致讚歎。

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

佛又告訴舍利弗說：在這五濁惡世裡，照理說是很難有什麼成就的，尤其是要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及在諸眾生難信的心理狀態下，偏要說出一部不可思議的《阿彌陀經》曉示眾生往生極樂之法，這都是非常困難的事。



佛說此經已，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

佛說完了這部阿彌陀經，舍利弗同許多比丘僧，還有天道裡的人、人道裡的人，阿修羅等種種眾生。聽到了佛所說的這部阿彌陀經，大家都歡喜，並相信領受，五體投地的向佛作禮，各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一切世間的世間，有三種世間：一、正覺世間，是佛的世間；二、有情世間，是一切眾生的世間；三、器世間，是眾生住的世間。現在說的是指有情世間。就是說世間一切的天、人、阿修羅，加一個等字是指他尚未說出來的。若全部俱足有八部之眾，他們是：

一、天眾就是諸天的天人大眾。如梵天帝釋等是。

二、龍眾：梵語是「那迦」，長身而無足，但有神力。能變化雲雨。據「孔雀王經」、「大雲經」等記載，諸龍王能護持佛法。所以佛說法時，諸龍也去聽法。

三、夜叉眾：也叫「藥叉」，這是梵音，譯為能噉鬼、捷疾鬼、勇健、輕

捷、秘密等義。他們有的居住地上，也有的居住虛空，三界之中都有他們的存在。

四、乾闥婆：這是梵音譯為「尋香行」、「香神」等，他們是以香味來資養陰身，自身也能出香。他們侍奉帝釋天，擔任伎樂。天帝欲作樂的時候，他們就奏天樂。

五、阿修羅：這是梵音，譯為非天、無德。此道眾生的福報和神通，勝過人道眾生。與天道眾生相差無幾。他們在因地修行時，帶有瞋恚、我慢之心，所以雖感得天上之福，卻無天上之德，所以又稱之為「非天」或「無德」。

六、迦樓羅：這是梵音，譯為金翅鳥，是鳥類中最大的一種，它們專門以龍為食。所以是諸龍的剋星。佛陀為了救龍，就將身上所披的袈裟撕成碎片，命龍子龍孫每條龍披上一塊。因為有了袈裟掩體，金翅鳥就不敢吃龍了。但肚子實在餓得難受，就到佛前投訴：「佛陀慈悲！您為救龍，而將袈裟撕碎，每條龍覆蓋一片，我不敢再吃它們，可是請您替我想想，我沒龍可吃，豈不是也要坐以待斃嗎？您忍心看我死嗎？」佛陀聽了，就開示牠說：「你如果發菩提心，皈依三寶，持不殺戒，不再吃龍，我將命佛門弟子們在供佛之時，用米粥

七粒布施給你和一切曠野鬼神，使免於饑餓！」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每一座佛寺在午齋的時候，都要在供佛的飯食之中，用手挑出七粒米飯，去布施給金翅鳥和鬼神們，口內要念變食偈：「大鵬金翅鳥、曠野鬼神眾、羅剎鬼子母！甘露悉充滿。」

七、緊那羅：這是梵音，譯為疑神，外形和人相似，只是頭上有角，是專司歌唱的神。

八、摩睺羅迦：這是梵音，譯作大蟒神，他的長相是人身蛇首，是屬於樂神的一種。緊那羅與摩睺羅迦因為有似人身，所以都被稱為「人非人」。以上這八類眾生雖各居住在「一切世間」之中，但因都具神足通，所以能到釋迦牟尼佛法場聽法。

『歡喜信受，作禮而去』：這兩句經文，不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是結集本經的阿難尊者所說的，這兩句與經首的「如是我聞」一句，相互關連。成為一切經的固定形式，這兩句話將整部經文作一個總結，將聽法眾生聽法後的身心，完全描述了出來。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歡喜信受』：這是聽法大眾聞聽了佛說的《阿彌陀經》以後，知道有一個極樂世界，該世界中的教主阿彌陀佛，發願要度脫十方眾生，凡是執其名號的眾生，能一心不亂者，即可以往生其國，頓超三界，免墮輪迴；橫截五道，出離生死。能有這麼樣的大利，所以生出歡喜來。這歡喜完全是法喜，與一般的歡喜不同。這法喜具有三義，即：

一、說出本經的經主釋迦牟尼佛，身心清淨，他說出本經的目的，只是為了度脫眾生，不是為了個人的名聞利養。所以身心無比清淨，聽他說法的人當然心生歡喜。

二、《阿彌陀經》是一部除惡興善的大法，凡一切善法都是清淨的。因為有了善法，不但能成為往生極樂世界之因，同時還是成就佛道之因，所以聽聞此法的眾生心生歡喜。

三、凡是依《阿彌陀經》而念佛，至一心不亂的時候，臨命終了，必然往生極樂世界，這有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可以憑藉，同時還有釋迦牟尼佛的保證，所以一再地勸信、勸願往生到極樂世界去。這部大法有這麼殊勝的力量，所以聞法的大眾心生歡喜。

善導大師在「觀經四帖疏」內有說：「仰惟釋迦此方發遣，彌陀即彼國來迎。彼喚此遣，豈容不去也。」釋迦世尊在娑婆世界一直苦口婆心，勸我們求生西方阿彌陀佛國，所以我們看有的佛像，釋迦世尊的造型是右手掌上推，而阿彌陀佛的右手是伸得很直，手心向外，我們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臨終時，阿彌陀佛會來接引，祇要我們伸出手，拉住阿彌陀佛垂下的手，阿彌陀佛就會把我們拉上去，何況還有釋迦世尊在我們背後幫我們推上去，這樣子一拉一推，我們那有不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宋朝的瑩珂法師，念佛三天往生，證明經上講的一日到七日沒錯，他是一位出家人，不守清規，破戒造作罪業。但他有個好處，深信因果報應，想想自己一生所作所為，必墮地獄，就生大恐怖，請教同參道友，有沒有救。同參道友給他一本「往生傳」，他看了痛哭流涕，有很深的感動。「往生傳」看完之後，他發心念佛求生淨土。他把寮房關起來，不睡覺、不吃飯、不喝水，一句佛號念到底。他拼命念了三天三夜，恍惚之間，看見阿彌陀佛來了，阿彌陀佛告訴他，你的陽壽還有十年，好好的修行，到臨命終時，我會來接引你，瑩

珂法師很難得，他就向阿彌陀佛要求說，我的劣根性很重，經不起誘惑，這十年，我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受誘惑又不曉得造多少罪業，恐怕將來沒辦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十年壽命我不要了，現在我就跟您走。阿彌陀佛聽了他的話，也就點頭同意說：「好！那我三天以後來接引你好不好？」瑩珂法師就答應了。

他把寮房門打開，興高采烈向全寺大眾宣布，三天之後阿彌陀佛接引我往生。寺裡的人都認為他發神經，這樣一個惡人，怎麼可能三天往生？好在三天的時間不長，大家等著瞧！到第三天，他洗了澡，換了新衣服，早課的時候，要求大眾不照平常的早課，念《阿彌陀經》、念佛，送他往生。他沒有生病，跟大眾一起課誦，經念完了，佛號再念十幾聲，他就告訴大眾，阿彌陀佛來接引我，我現在要跟他去了。說完，他就走了。這是歷史上記載宋朝的事。

◎明朝萬曆年間，交光真鑑法師發心要寫楞嚴經正脉疏懸示，後來生病很嚴重，他快要死的時候，同參道友都圍繞在他床旁，他在昏沉中有人推他的手臂說：「阿彌陀佛來了！」他一驚醒馬上起來，面對西方跪著，抬起頭來看看是誰？剛才推他手臂，原來是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站在中間，大勢至菩薩站在右邊，身上都是黃金色，光明耀眼，阿彌陀佛向他說：「你的壽命已經到了，

我們來接引你往生。」交光法師回答說：「我發願寫楞嚴正脉疏懸示，是否能等我寫好了之後，才往生呢？」交光法師說完這句話，西方三聖都轉身回西方去了，他還眼望著三聖的金色背面漸漸遠去，他全身流了很多汗，像下雨一樣，同參道友都慰問他，到底怎麼啦？他告訴大眾，他剛才所見的一切事，而且阿彌陀佛已經准他的假，寫楞嚴正脉疏懸示，而且可以不必死了，你們不要替我擔心了，大眾聽了之後，都非常感動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大眾都大聲念佛，念佛之聲，震動了屋頂，交光法師的病就一天一天好起來了，後來禮懺祈求觀世音菩薩慈悲加被，終於寫好了楞嚴經正脉疏懸示。

由以上這兩個個案，阿彌陀佛非常慈悲，往生去西方極樂世界，可以提前，也可以延後，真的是自在啊！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我們不去做，那不是太愚痴了嗎？

佛在法華會上說：「三界猶如火宅」。三界痛苦，覺悟的人要發心出離三界，出離三界以我們的根性來說，最好的方法，念佛求生淨土，祇要我們在一切時、一切處、一切境緣之中，萬緣放下，一心念佛，諸位要記住，念不一定

是口念，念是什麼呢？心上真有，也就是說心中祇有阿彌陀佛，除了阿彌陀佛之外，什麼事都不掛心，你就得一心不亂，你就功夫成片，換一句話說，你就肯定往生，什麼時候往生呢？什麼時候你想往生，什麼時候都能往生，祇要你功夫達到這境界，生死自在啦！沒有絲毫的約束，想去，我這壽命還有，還沒有盡，不要緊，可以提前去，看到這世間苦難眾生多，發慈悲心，還想幫助大眾，命已經盡了，不要緊，可以延長，這就叫生死自在啊！

◎編者看了真華法師寫的一本參學瑣談內有一段說到，真華法師當時在大陸靈巖山寺任知客師時，所遇到的一位胡松年居士，這位居士預知時至，身無病苦，往生時何等自在啊！現把它節錄如下：

靈巖山是個專修淨土的道場。因此除了數百個出家眾以之為安身立命之處以外，並且不少專修淨土的居士，常年住在山上隨眾薰修，在我記憶中經常住在山上的居士有：寶存我、胡松年以及無錫的一位王居士等十餘人；來來去去的則有「在家頭陀」之稱的高鶴年、龍健行（即現在的本際法師），以及為報父仇槍殺孫傳芳的施劍翹等人。因為我是知客，所以與他們接觸的機會比較多些，而對於常住在山的人，認識也較常人為深。尤其是對於胡松年居士的預知



時至，身無病苦，安祥往生的事，在我記憶中最為清晰，給我的影響也最深，現在我來談談這一經過情形，使一些對於淨土法門疑而不信，或者不堅的人聽了以後，也許會把他們的觀念轉變一下吧？

三十七年×月×日的一個早晨，有一鬚髮如銀、健步如飛的老居士，進入靈巖山寺的山門，便高聲對門頭師說：「師父！我來給你告假，明天上午八點我就要回家了！」說過即向門頭師頂禮一拜。門頭師一聽驚了一跳，遂問：「老居士！你住在新塔院裡不是很好嗎？為什麼忽然要告假回家呢？」那位老居士笑笑對門頭師說：「住新塔院裏好是好，再好總沒有家好吧！」門頭師聽了又是一驚，心想：「一定是誰得罪了他，不然他是不會急著要回家的！」於是那位老居士到了客堂，進入庫房，入了丈室，乃至跪到東西關房，見人就拜，拜了就說：「師父！我來給你告假，明天上午八點我就要回家了！」當他到丈室與妙真和尚告假時，妙真和尚不相信地看著他，而他卻認真地對妙真和尚說：「我昨天晚上夢見觀世音菩薩和師父（指印光大師），菩薩用淨水向我頭上灑了灑（筆者按：此正應「觀音甘露灑我頂」），師父手執一朵黃色蓮華放在我腳

上；（筆者按：此正應「勢至金台安我足」，釋廣覺法師寫了一篇悼印光大師長頌中有說：「印光大師是西方的大勢至菩薩乘願再來的。」）他們向我說：「後天上午八點鐘我來接你，趕快請人助念！」看情形我就要往生了，和尚慈悲請您派幾位師父助我念佛！免得到時心忙意亂，作不得主，妙真和尚見他說得那樣子認真，知道不是玩笑，便親自陪他到了客堂，叫增值師馬上派人替他助念。他，到底是誰呢？他就是胡松年居士。

客堂裏的四位知客（我亦在內）和一個增值，一聽說和尚派人替胡松年居士助念，有的感到驚奇，有的覺得好笑。有的竟說：「大概胡居士住在塔院裏住得太寂寞了，叫幾個人去敲敲念念，驅除寂寞吧！」然而和尚的命令是不敢違背的，增值師只好到佛學院裏找八個學僧，隨胡松年居士去新塔院，胡居士臨離開客堂時，手指著牆上掛的一付對聯（筆者按：該對聯為印光大師生前自選自書，聯語是：「應當發願，願往生，客路崎嶇由彼戀；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連說：「我就要去與師父同享「故鄉風月」了，我就要去與師父同享「故鄉風月」了」。

第二天吃了早粥，許多執事都以好奇心去新塔院，一睹聲言在八點鐘就要

回家的胡松年居士的究竟，當然我也不會例外的，因為我是最歡喜看希罕事的呀！大家進了新塔院，聽到一陣緊似一陣的念佛聲，從胡松年居士的靜室裏傳出時，共同有一種「大事不好了」的感覺！但等到進入胡的靜室，大家緊張的心情便鬆弛下來了；原來此時胡正在與妙真和尚談笑自若地細聲交談著。只聽和尚問他：「你早上吃稀飯沒有？」「跟平時一樣吃了兩碗。」「身上有不舒服的感覺嗎？」「沒有，一點也沒有。」不過胡接著又肯定地說：「我在八點鐘一定要去的！」後來妙真和尚又問他，要不要通知他在上海銀行界服務的公子？他搖搖頭說：「這點，我昨天就想過了，還是不通知他們的好，因為他們都不大懂佛法，一見我要去了，一定會哭哭啼啼的，反打閒岔。和尚既然也想到這點，就請和尚馬上打電話告訴他們吧！我想，等他們接到電話來到這兒，我也就到極樂世界了！」說過，他向眾師合合掌，就端坐在床沿上隨眾念佛了，情形一切如常，毫無異樣，誰也不相信他在一小時之後，就能往生極樂世界。可是，當時鐘的長針指在七點半上，說也奇怪，靜室裏的人和物都漸漸起了變化！先是胡松年居士的姿式由端坐變為側臥，念佛聲由高誦變為低吟，由六字

變為四字，由四字變為一字——佛、佛，最後只見唇動就聽不到聲音了！助念的人看到這種情形，都緊張起來了，尤其是妙真和尚，眼看這位多年的老護法就要離開人間了，緊張中並帶幾分感慨！桌上的一盞小小油燈，光亮原是忽明忽暗極其微弱的，奇怪！在時鐘剛敲過八下，胡松年居士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時，突然，光明炯炯，猶如千日聚於一室；並且在靜室百步以內的上空，好像有一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而成的一種聲響，自然發出「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的六字洪名。大家目睹這種「放光現瑞」；和耳聞這種「天樂盈空」的境界，都異口同聲地說：「胡松年居士真的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這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使我不得不深信印光大師所說：「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的幾句格言。

「信受」是信仰、受持的意思，這「信」是經過釋迦牟尼佛勸請以後，再經過自己的思惟認知，而自內心生出「信心」來，這種「信」是「理性」而不是一「盲從」，與其他宗教所主張的「只許信不許疑」的「信」完全不同。佛法即主張「信」也主張「疑」，認為有「疑」才能悟道。所以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之說，這種重視智悟的方法，是佛教最大的特色。凡是

信仰《阿彌陀經》，受持阿彌陀佛名號者，必能成就往生極樂世界的善根、福德、因緣。所以信受非常重要。

『作禮而去』：「作禮」是內心生出恭敬而後發之於外在的行為。這種行為表達方式各地不同，印度當時的「作禮」方式，是「五體投地」。「五體」者，就是頭部和兩手、兩足都必須著地，如果雙手、雙足著地而頭不著地，就失禮。如「六祖壇經」中的「法達」法師去朝見六祖的時候，雙手、雙足雖著地，但頭不著地，六祖就訶責他說：「頭不著地，不如不拜。」所以佛弟子向佛作禮時，必須五體投地。在家弟子向出家大德作禮，也應五體投地。

「而去」是作禮以後的行動。這有著距離遠近的不同，如追隨佛陀的弟子們，他們只是離開法場，「去」到自己修行的禪房、禪座、阿蘭若等處，並不遠離。至於其他的聽眾，有來自各佛土的，也有來自諸天的，他們聞法以後或回原來的佛土、諸天而去，或去其他的因緣地。大眾所去的地方不一，方向也不同。

佛法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以世間法為權巧，出世間法為究竟。出世間法

有大小二乘，以小乘為自度，大乘為究竟。大乘佛法行菩薩道者須深入世間，度化眾生，所以佛法祇在世間，不在世外。

誤解佛教的人，說佛教徒消極遁世，不事生產，進而說佛教對國家對社會都是無貢獻的宗教。這種論調，似是實非。佛門有四眾弟子，出家弟子是比丘，比丘尼。在家弟子是優婆塞，優婆夷（在家的男女信眾）。在家弟子中，有農工商軍公教各種職業的人士。這些人並不曾因信仰佛教而妨礙其正當職業。至於出家的二眾，並不是飽食終日的消耗者，他們肩負弘揚佛法，教導信眾的責任。社會上法律、輿論的力量，祇是制裁罪犯於已然，宗教道德的感化，才能防止犯罪於未然。我國自南北朝隋唐以來，佛教之盛衰與國家之治亂有著密切的關係。在佛教盛行的時候，社會秩序多較安定，換言之，社會秩序安定，佛教亦多盛行，這可說互為因果。

釋迦世尊教弟子對國言忠，對親言孝，對子言慈，對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在在都是要人先做一個奉公守法的好公民，進而再修出世之法。世尊教人要報四重恩。國家恩、父母恩、眾生恩、佛恩。世尊把國恩、父母恩列在前面，可知佛教不是要人忘掉自己的國家及要人毀棄祖宗牌位的宗教。

儒教五常，是教人以仁、義、禮、智、信為做人的原則，佛門五戒，不殺近仁，不偷盜近於義，不邪淫近於禮，不飲酒近於智，不妄語近於信。在世間法上，佛儒之理原是脈脈相通的。

釋迦世尊訓誡弟子阿難云：「阿難，受佛禁戒，誠信奉行。順孝畏慎，敬歸三寶。養親盡忠，內外謹善，心口相應。」又云：「為佛弟子，可得商販，營生利業，平斗直尺，不可罔於人。」佛要弟子忠孝誠敬，善信謹慎。佛要弟子應有職業謀生，且應公平無欺，由此看來，佛教有何損於社會？

國家與宗教，原有著密切的互相關係，國家的武力，用以勸善止惡，安定人心，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政治能治外在；宗教能治人心，宗教能輔助政治，政治能擁護宗教。由此看來，政與教，是維持社會安定的兩大基石。」

◎北魏太武帝，因受道士寇謙之、崔浩的邪說煽惑，摧殘佛教，下令「詔天下征鎮諸軍，有浮像胡經，皆悉焚燬，沙門無少長，悉坑之。」這時所幸太子信奉佛教，乃密緩宣詔書，遂使遠近沙門預為自計，僧徒經典，得以保留部份。毀佛的次年，天降大暴風雨，把武帝所居的殿宇壓倒，武帝幾至於死。時

有沙門曇始，不畏武帝暴政，親至宮門指責武帝毀佛罪惡。武帝令人殺之而不傷，武帝大怒，親自以佩刀擊殺之，又不死，又令捕殺虎檻，群虎畏服不敢近，武帝遂大驚，召登殿拜謝，始為說法，明釋因果，武帝大生愧懼，忽生疾癩，痛苦萬分，人人皆說：「崔浩毀佛教所致」，武帝因此甚懼，乃令殺崔浩及他的五族，並叫人小便在崔浩口內。當崔浩初毀佛教後，每於路上見有遺棄佛像，便停車，在佛像上小便，崔浩被殺後，無人收屍，大家都在他身上、口上小便，至糜潰後，才停止。武帝毀佛後，不到七年為常侍崇愛在永安宮把武帝殺死，太子文帝嗣位，即大興佛教。

◎北周武帝是第二個毀滅佛教的帝王，他也是信了道士張賓、衛元嵩的讒言，說民間有「黑衣當王」的謠言，這分明說佛教不利于國家，武帝心裡就忌諱佛教，當時本想偏廢佛教，但因當時佛教的人才很多，法猛、知玄、道安、慧遠，他們立論高超，為道教者流所不能屈，尤其是知玄抗議精壯，武帝雖用天威鎮壓，而知玄置於泰然，滔滔的陳說佛教為救世之道，立論高渺，群臣無不感歎，但是武帝很不高興，下令並嚴釋道二教，悉毀經像，並令沙門還俗。

武帝毀滅佛教，雖然沒有殺害沙門，但為教犧牲的法師，卻不乏其人。武



帝毀佛之後，因道安德高望重，為社會人士所敬仰，武帝要給道安官位，以安撫人心，但道安寧死也不接受。另有沙門靜謁聽到武帝下令毀壞佛教，去請求見武帝，告訴武帝毀佛會受到怎樣的報應，但還是改變不了武帝的邪惡的心，靜謁就去到終南山大哭七天，然後坐在大石頭上拿刀自己割自己的肉，把他的腸、胃都掛在樹枝上，捧心而死，白乳旁流，凝於石頭上，聽到這件事的人，大家都痛哭流涕（均見佛祖統記）。

宣政元年六月武帝癘疾身瘡大發而死，宣帝即位即詔曰：「三寶尊重，特宣修敬，復興佛教。」

武帝死入地獄，至隋朝開皇時，有一大名府姓趙名文昌，自幼持齋好善，專持金剛經。忽一日，閻君請去對經，趙文昌是夜，夢得魂遊地府，有人引至陰司，見閻羅天子。閻君問曰：「你作何福果？」趙文昌曰：「家貧無力可營功德，惟有持齋，念金剛經。」閻君聞言，合掌讚曰：「善哉！善哉！功德甚大。」即請人引他遊地獄。看見周武帝，掛三條大鐵鍊鎖住。趙文昌問曰：「你何人？造何惡業？」武帝曰：「犯人姓王名毓，只因在陽間不信三寶，謗佛

法、滅僧、毀像，故受此苦報，你能持念金剛經，閻君尊敬你，祈你回殿上見閻君，我托你一事，對閻君說放輕我的罪刑。」趙文昌就回來見閻羅天子，俱說周武帝之事，懇求赦宥，閻君答曰：「周武帝造罪，在陽間毀謗佛法僧三寶，尚有其餘的罪，豈可放鬆？他毀謗佛法，應墮在無間地獄受苦，赦宥不得。」

趙文昌去對武帝言曰：「你造此毀謗佛法之罪，閻君言此罪極重，不得赦宥。」周武帝聞言，悲泣流淚曰：「你若還陽，可對吾子言，教他興宗三寶，信重佛法，齋僧供佛，修建塔廟寺院，方能救我出苦。」

現在我們社會上有很多鐵齒牌的，告訴他們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在陽間造惡，死後下地獄，地藏菩薩本願經內說得很清楚，那時受種種刑罰的痛苦，真的是求救無門，呼天喚地也沒有用，悔不當初，也太慢了。有的人現在還大聲說：「說有地獄！到底有誰看見！」難道歷史遺留下來血斑斑的事實，那能容你不信嗎？難道要像周武帝一樣下地獄受苦時，才相信嗎？

◎唐武帝因道士趙歸真等的讒言，所以毀滅佛教，把佛寺毀掉，共四千六百餘座，蘭若四萬餘處，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逼迫他們還俗，過了一年，武帝發疽而死，因為他毀滅佛教，所以奪壽去位，宣宗即位，杖殺道士趙歸真等，

救恢復佛教，佛法又大興。

◎周世宗柴榮，性不喜佛，即位未久，下詔禁私度僧尼，廢拆天下無敕額之寺院三萬一百三十六所，民間之銅像鐘磬由官司以鑄錢。後來胸部發疽而死，人見其在地獄中受苦，要待毀像所鑄流通錢用盡時，才能脫離地獄苦趣，有周百勝居士，食素念佛，有一晚夢到有位穿黃衣服的人，帶他去參觀地獄，見到一個人臥在鐵床，獄卒鑿破他的胸部，灌入鐵汁，他痛得大叫，叫的聲音，叫人不忍心聽，百勝居士就問那位黃衣人，那位受苦的人是誰？黃衣人回答他說：「他是周世宗柴帝，因毀佛像所以遭受這刑罰。」百勝居士又問：「他什麼時候，才可以脫離這刑罰。」黃衣人答：「等到世間流通的錢幣沒有了，他才可以脫離這刑罰。」（見神應錄）。

會修行的人，面對過去世惡果來的時候，他會懺悔，他會反省他的一生，因為這個惡果的產生，有辦法使自己的人生從新出發，如果要做修行人，我們一直拜，一直念佛，結果呢？車子丟了，太太一直罵，兒子讀書又讀得不好，做生意又失敗，這是不是惡果來了，這時候就是佛菩薩要讓我們好好修行，佛

菩薩看得比我們遠，他們知道，怎樣來幫我們安排，該讓我們生病就讓我們生病，該讓我們跌倒就讓我們跌倒，該什麼時候讓我們碰到逆境，就讓我們碰到逆境，佛菩薩就是故意這樣來考驗我們一下，我們的翅膀才會硬，腳筋才會有力量，胸肌肉才會厚，將來才能衝破種種困境，不會被任何環境所擊倒，所以佛菩薩會利用我們過去的惡因緣，今生注定要受的惡果報，趁我們年輕力壯，還得起時，早日現前，快一點還還，以免年老時體力衰退時，才來討債。所以會修行的人，決定不會說，我已經信佛，拜佛怎麼還會碰到這種事，這就是佛菩薩讓我們知道，人生是苦的，人生是無常的，讓我們覺得人生不值得留戀，我們才會更精進去學佛，這一生完了之後，就能脫出六道輪迴，下輩子不要再來人間受苦，不要做凡夫，要做聖人，像觀世音菩薩一樣，倒駕慈航回入人間，度苦難的眾生及累世冤親債主。

慈悲三昧水懺內講到的悟達國師的事情，他雖然十世都投胎做人，而且都出家做高僧，所以他的冤親債主一直跟在旁邊，想伺機報仇，但是因為他是高僧，身旁都有護法神在，他的冤親債主沒辦法靠近他，但是他在第十世時，因為受到皇帝的尊敬，而做國師，皇帝送他沉香做的椅子，他驕傲心一起，他的

護法神離開了他，他的冤家趁虛而入他的身體內，讓他的膝蓋上生一個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天要給它吃肉、喝酒，不給它吃，它就讓悟達國師痛得無法忍受，還好悟達國師年輕時，因為照顧一位病僧，病僧病好後有交待他，以後如果碰到無法解決的事，可到西蜀彭州九龍山相尋，有二松為誌，所以悟達國師就到西蜀找那位僧人，原來那位僧人是迦諾迦尊者，用三昧法水洗去人面瘡，化解他和他冤家的仇恨。所以我們平時就要和別人結好緣，像悟達國師就是因為和迦諾迦尊者結好緣，所以當他有困難，需要別人幫忙時，迦諾迦尊者馬上幫他的忙，化解他十世前的冤業。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悟達國師在第一世出家為僧時，如果他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他就有宿命通，知道他的冤家在那裡，馬上回入娑婆度他，他也就不必受人面瘡之苦了。

在佛門裏最好結緣，譬如講經時，要邀請朋友來聽經，如果有車子的人，去載朋友來聽經功德很好，而且也是結好緣最佳的機會。因為這是法布施，真是一舉兩得，現在社會越來越亂，多一個人來聽經，來學佛，他就會守十善，就多了一個好人。



## 【精要十念法】

謹提議以淨空法師宣說之簡要必生十念法，為淨宗學人今後之一般自修與共修之常規。茲說明於後：

自修者，即是日中九次念十聲佛號法。是晨起與睡前各一次，日中三餐各一次，午前開工及收工各一次，午後開工及收工各一次，共計九次。每次稱念十聲四字或六字彌陀名號，原有日常定課可照常行之。

共修者，凡講經、開會、聚餐等無特定儀軌之集會，在共同行事之始，而行此十念法。亦即是約同大眾合掌同聲稱念十聲「南無阿彌陀佛」，而後始進行講經、開會、用餐等活動事宜。

按此自修與共修之十念法，有其特殊之法益。試舉如下：

此法簡單易行，用時少而收效宏，確實而切要，可久且可廣。

為「佛法家庭」之具體有效方法。例如於家庭中三餐時行之，則舉

家之成員或信或不信皆蒙攝持不遺。且有佛化親朋鄰里，普及社會之大利益在。

以簡單易行，一日九次，從早到晚，佛號不斷。一日生活之中，佛念相繼，日復一日。久能如斯，則行人之氣質心性將呈逐漸清淨，信心與法樂生焉，福大莫能窮。

如能隨順親和，稱念十聲佛號，便有祛除雜染，澄淨心念，凝聚心神，專心務道，以及所辦易成，所遇吉祥，蒙佛加佑，不可思議等之功德。

自修與共修，相資相融，資糧集聚，個人之往生在握，而共同之菩提大業，亦共成焉。

此法可以二法名之。試姑名之。

一為「淨業加行十念法」，是對已有行修定課者言，因此法是在原有之課業上加行之故。



一爲「簡要必生十念法」，是指適於目前以及今後淨業學人中大部分無定課者言。因現今社會遞變，匆忙無暇，局礙多難故。而此法易集資糧，信願行之，平易圓具。而「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標準，亦甚符合無缺。

因每次念佛時間短，易攝心及不懈怠故。又以九次念佛之功行，均衡分布貫穿於全日，全日之身心，不得不佛。亦即全日生活念佛化，念佛生活化。

總而言之，此法簡要而輕鬆，毫無滯難之苦，如此法大行，則淨業學人幸甚！未來眾生幸甚！諸佛歡喜。

南無阿彌陀佛

一九九四年諸佛歡喜日美國淨宗學會四眾同倫敬勸

# 阿彌陀經白話淺釋

功德主名錄

委印文號：101379

二〇、〇〇〇元：「迴向先父謝老福、先母謝黃香桂以及謝淑媛」。

二、〇〇〇元：佛陀教育基金會。

以上共計新台幣：二二、〇〇〇元，恭印一、一〇〇本。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

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

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

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六年／西元二〇一二年八月  
**阿彌陀經白話淺釋**

恭印：一〇〇本  
流水號：1061  
書號：CH55-93

發行人：林國營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daedu.org>

E-mail：[buddaedu@buddaedu.org](mailto:buddaedu@buddaedu.org)

電話：(02) 2395-1198 傳真：(02) 2399-1341-5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九七九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五八〇二一〇一一九三三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 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四) 網址：<http://www.bud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費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 本會交通——

※ 捷運：善導寺站 5 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 → 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 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 → 222、297

開南商工 → 208、295、297、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3869 號









